閒適劇談

閒適劇談卷之五

客談及戌會閉物乎曰天地大限至此而數窮矣陰極剝五陰方盛而一陽在其中將終爲純坤之卦孔子曰夫坤專一翕嬰故曰閉從戌會閉起積至子前極後動又是太極動而生陽故曰開昔堯夫先生喜在坤後之間觀造化爲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正此謂也曰如此則萬物當消磨不曰天地之大限既窮則萬物豈得不消磨如每歲秋時萬物且凋零者太限至自有箇消的理具數有所謂石爛松枯數是數不可逃又曰時有子午一日之指後別月亦有子午一歲之交接也堯夫

以元會運世盡天地一元之數此造化之大予年大抵發也堯夫積算之妙亦入此積算得去理窮盡述

客曰聞邵堯夫與伊川話及六合外何如予曰莊子云六合外姑勿論可也細思之聚他宇宙內宇宙外都只在此氣中旋轉而然故曰天積氣也又曰天包地也孔子亦說天行健只一氣運來運去不容一息停凡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四海流行皆是此氣斡旋承載無邊際亦無形體朱子亦有氣外之說若程伊川見邵堯夫指食桌而問曰此桌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

茂叔論至此朱子謂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也但言極論而不言所謂云何蓋朱子亦惜其不得聞所論也今考堯夫論天地亦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想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于茂叔者亦此其緒也但大造空虛無際誰能理會得去曾見人剖一竹竹內有一小蝦蟆當其未剖也蝦蟆于其中以遊以息豈知竹外又有一大世界也又嘗曰下登觀星臺見地圖今山河大地只一片凝結四遊皆水今看來說地上生出許多無窮彼其岌岌蠢蠢各滯一

隅各囿一塵郎中蝦蟆耳孟子云百女由不可語氷正謂此也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千百年來何尚邪識論將使誰知此哉因在一處見有一水衣浮于水上近而視之有許多小類在上渠亦只見得許大地面可以相生豈復知水外更有許大乾坤也水衣上虫即虫蠢之類均一見耳昔陸象山幼年叩父天地何所窮際父笑而不答象山遂搆思之不得一日讀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來今曰宙遂悟而嘆天地原無窮盡都在這無窮盡中可謂理會到了客曰聖門何不一言之也曰聖人恐涉怪誕故不語只說箇可不可使知之便了後來

佛氏謂爲大訣以駭人耳目乃有無始之始無極之極等說而聽者疑矣

冬至日客携酒梅花洞相談因按復卦義酬答一番客曰天地之心非聖人無以見之予曰至哉至哉若聖人見處須是無言了因出堯夫冬至詩歌之何者謂之幾(發字最妙天地人之心也聖人見此而已)天根理極微(天根即坤復之間)今年初盡處明日未來時此際易得意(得是自得)其間難下辭(自得之妙孟子所謂難言)人能知此意何事不能知(知字應前知幾)又歌冬日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如氣之始)萬物未生時(動之微)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正是初動未生景象)此言如不信更請問

庖犧歌罷客出洞口觀梅遂悟因讚曰梅兮梅兮雪霏霏汝獨傲兮花依依造化何心兮於汝幾理悟難言兮存將折一枝以歸予笑曰亦似見了

釋氏四大部洲儒者多斥其妄誕至太史公云崑崙山高二千五百里日月所相隱避為光明尤於理難通也又不若楊泉物理論云北極天之中陽氣之北極也極南為太陽極北為太陰日月五星行太陰則無光行太陽則能照故為昏明寒暑之極也蓋以理推之云爾今試觀日之初出與日之將入都一箇紅晴大暈無光逼人眼則所謂行太陰而無光者似近之矣翁退齋曰亦

爲日門太陽所生酉爲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于此大而天地之開物雖始于寅至卯而門漸闢開物雖始于戌至酉而門已闔夫謂之門者以其有門爲闔闢哉不過一太陰太陽之氣耳胡玉齋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天地之所闔闢也坎離列左右之門日月之所出入也象義同此

容質中精義謂中所値言爾日月之所照豈照容有所不及乎値言倚霜豁之所隙以隙容有所不及乎者曰此處乎難與兩世只說到無邊際無窮盡使難挑泥背覰拾遺記謂磅礴山去扶桑五萬里日所不及其地寒

有桃千圍萬年一實又云扶桑者以中國視之在海中彼磅礴又去扶桑五萬里而日所不及豈非其無窮盡者然耶此難與談故曰六合之外不可談也予思亦說到語大天下莫能載莊子又云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妄按此云古莽與磅礴山之說同然皆以為若莊生之寓言則可尔若夢實覺妄何以談理亦深矣

客談天地皆以識其心易言復其見天地之心益曰天

地之心生萬物者也生之至于夬夬者決也有決斷之義不決則在盛在盛則必衰故夬而爲姤姤者遇也遇一陰生以成萬物成也者所以孕育而化生也陰得爲母而用事孕之至于剝剝者落也剝落盡而真精通父乘母而得子陽出發而爲帝動乎深潤微妙綿綿故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地之心吾父吾母也人吉凶悔吝生乎動亦在乎復之而已不遠復無祇悔其顏子乎周子曰聖人主靜立人極聖人之心一天心也迷復凶

莊子曰程生馬馬生人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馬生人

又晉書愍帝建興二年九月蒲子縣馬生人京房易傳曰主亡天子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然則莊子之說豈亦有似歟林希逸口義却又不同

陵陽子明經曰倒景氣去地四千里其景皆倒在下覩此則四千里之上究何如也釋氏謂無想天無無想天可盡斥之乎但難作話頭耳今之蒼蒼者乃人之極目處見得如此耳日月星辰之懸象皆是氣之各凝結各具精神各自能運故由天而日月而星辰有遲有速若謂天有是形體而諸象附之隨其運轉則如人騎千里馬馬千里而人亦千里矣何遲速之有彼之懸象下

所謂倒景者非歟宋儒張横渠曰由太虛有天之名蓋謂之由非謂太虛即天也天由太虛而得名耳列子又謂太虛含天地天地含萬物是天地萬物都在太虛中說較大至陸象山亦云原來無窮盡都在無窮盡中亦只見得道理大則然耳又不若横渠說實

南有炎火北有寒山南離位也正午屬太陽北坎位也正子屬太陰日陽精也故正午則愈光初出時入西時光便掩掩于太陰也王逸言北方有常寒之山陰不見日名曰逴龍逴音䡾山海經又言西北海之外有章尾山有神身長千里人面蛇身而赤是燭九陰是謂燭龍大

謂之燭龍者豈其能燭北方猶南方之日者耶

世談輪迴其微旨祇是意生蓋有生則有滅也蓮華經謂佛常教化言我法能離生老病死究竟涅盤蓋能離則不生不生即不滅勝鬘經曰意生身無漏業生依無明蓋意之生也乃身無漏所謂真照所謂法身也意為微妙故曰觀世音業之生也依於無明故金光明曰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名緣色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憂悲苦惱滅聚〇涅槃猶儒者云聖域釋氏云彼岸故曰心無退轉即使前進行到彼岸不發大高山離諸恐怖多受安

樂故諸經[illegible]一心爲禪能任持攝念爲精進一心智慧在晉曰門六而頭子六不斷而存乎意之頭息也聖門亦以小學至義精仁熟心曠神怡而樂生焉然禪之樂以寂之樂以理之趣○佛氏所謂共備五聖人所謂救不救無或有果有法耶答曰果如何又說法門答曰非法也又無以現諸無法故假無者言不可得而有不可得而無者其大乘乎故習有不乘無言無不乘有猶筌所以捕魚得魚者忘筌也言者所以代意得意者忘言也維摩詰曰法無名字言語斷故法無形相如虛空故法同法性入諸法故法相如是豈可說乎故

法性者法之本法制若事之貌○毛萇詩傳曰古者后
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女史不記其過其罪殺客曰
后夫人且有女史况君之左右乎○讒謗二字義最惡鄙
來以加於善人君子古今多少人罹讒毀此以成就個是
讒譖者善人君子之名故羑里之囚以文王之德也汨
羅之沉以屈原之忠也孰謂讒譖其無益哉蓋五行相
相生有相剋然相生斷也而相剋乃爲用蓋金克木矣
水中却生金以溢水之液而後可以成其生蓋水能生
木而不能養也水克火矣水中却有火以燥火之形而
後可以成其生蓋木能生火而不能煉也善人君子偶

說[illegible]說乃所以養德而陳實客曰倘是類亦如之何
公曰安而承之謂之順亟而克之謂之修術戕而殺之
謂之威非辯切提非與方於任時則三閭之況武毅之
毅中生之字[illegible]戕而下而誘者說者必[illegible]于悅死之後
而誘人君子之[illegible][illegible]以生○隋韓擒虎[illegible]為宋州刺史[illegible]
入爲柱國一日有鄰母見擒門下儀衛甚盛有同王者
母異而訊之其中一人曰我來迎王忽不見又有一人當
疾篤忽驚走至擒家曰我欲謁王左右曰何王答曰閻
羅王擒子弟欲撻之擒曰生爲上柱國死爲閻羅王斯
亦足矣因寢疾數日卒○[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歐陽文

忠稱其辭偉然而歲答曰豈獨辭偉忠之充見其識豈有度越處晉王稱疾以莊宗屬承業莊宗亦以兄事承業軍國事皆委之承業亦悉心不懈積金穀兵馬謀糧發其功居多初莊宗好俳優賞賜伶人甚費而承業主藏莊宗因置酒庫中酒酣故使其子繼岌前為舞承業出寶帶幣馬為贈莊宗又呼繼岌小字教語曰和哥乏錢可與一積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莊宗以語侵之承業怒曰臣老敕使非為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莊宗欲擊劍之承業起持莊宗而泣曰臣受顧命誓報國仇今為王惜庫

物而死死不懼矣莊宗嘆太后聞之謂曰吾杯酒之交且得罪太后願公從此為吾分過承業竟不承命太后召莊公入內笞之令過承業第謝勞乃止未幾莊宗欲即帝位承業諫以國仇未平遽以尊名自居恐失天下心莊宗不聽承業哭曰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功成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勑使先王將監軍也豈不忠主誤業哉乃王自取之悞老奴矣自此歸鄉太原不食而卒究此識者君人下哉聖人言使臣正要忠竟亡莊宗為好伶而敗非天乎○吳起言在德不在險似備矣孔子云設險守

國此秖就卦上明意蓋德與險兩相扶者也班史曰高帝藏秦將都洛陽婁敬之言曰以爲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戒栗不敢諱亡夫不敢諱亡便是有德蓋有德無險則德有餘有險無德則險不足德與險俱則稱金湯○桓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此兩句皆語也王敬則語無適非其道事觀○君子言必聞於耆耋之位視不過帶衿結之中故曰觀其容而知其心晉厲公視遠足高是視不諦也故叔周曰子視下言徐無守氣也故單襄公曰視不登帶言不過步懷之哉○班固曰星者金之散氣其本曰人是知上下一氣

非乘也聖人日下
天成象在地成形

萬曆庚辰偶得曇陽大師傳刪有祥語十餘以怪現示
業種恐流傳爲孽曇陽墓平休傳毀例諡亦求廣傳云
曇陽姓王諱燾貞太倉州人也父錫爵以嘉靖壬戌禮
部第一官翰林至禮部侍郎母朱氏淑人先是夢一女
夢月輪墮其床遂有孕戊午十一月二十一日生多異
稍長聘徐議徐廷祼之子景韶嘗五歲將翦紙作小幡
爲觀音像懸壁間膜拜母旨誦齋范有餘志乃起悉爲
嘗文稱天地祝父母姊鸞夫母益奇之令曉内傅授孝經
小學讀之輒罷去舉閉門獨坐若有思者萬曆甲戌年

十七猶裝具籙因出所寫觀音像懸一室矣言頗長
齋受戒朱淑人驚訊所欲對曰欲了死生文之曇陽一
夕夢異君口授一編日法然語圓證實經既覺遂能
聽之詰旦夢以告其父曰是道經也而禪自是漸有皆
未幾某翻許聘告父曰奴故徐郎身也今當稱未亡人
父曰吾豈已嫁徐而未亡人爲對曰父謂不食祿者不
王臣耶則日者　大行之詔下而吏民何以哭臨成服
也父不能荅會朝議新建伯王守仁廟祀父嘗爲草疏
草云大夫嗣儒也陰事禪而陽攻之不宜祀曇陽見之
謂父曰以王氏學非耶則可而以朱氏闢王氏則不可

夫百步五十步者皆走也文駁然莫須所得嘗曰吾道無他寄湛然而已若固密緘張夫嘗好辭淡味寡於言語久而行之即不得毋嚴俗猶有得毋邊沾沾喜盖自以為得則終非得也因創一龕龍鍥之時誦金剛楞嚴諸經有得若輙悲若注者且周歲忽謂弟衞曰心可調矣我相人相俱忘之矣即出與姑姊並御委曲周詳雖以諧浪諸姑姊相歡甚然內不無以覺其念即祖母吳氏亦疑之也曰汝日日佛久今逐種種相得無亂性乎對曰習事以練性不聞亂性也夫靜有女習之有女識之心攝境則真空而為境攝則頑空也吳氏亦莫曉所謂惡陽

因大悟覺初光行中發先天氣融融周五臟遂成丹將

有所升降行是水火亦絕朱淑人撫之以消日若獨者

謂了死生此爲了不耶曇陽季答曰徐之以了先是從

父出閩子各見弟衛讀論語亦取讀之曰異哉此何書

將毋聖人言乎我衛曰論語也曰我因知聖人言它人

不辨也一日又樂中有天命之謂性一語胃天下之道

謂父試為我當一論毋作朱氏解也父不省又曰毋意

毋必毋固毋我有味哉茲所以為孔子乎勿正勿忘勿

助孟氏强發奇指矣又曰道自和光入者乃真門也自

無欲迭修者真修也自不妄語始者乃真筆也況丘

欲海而託菩薩行彼岸彼哉一日父□□□也□但
於十二時中檢身心非過而已父誰曾夫有過許從陽
曰此一念即過也父嘿然一無心有者讀宗鏡録嘗拈
南泉論六祖衣鉢公案作数百許言陽明手一札示之
大畧謂如来三十二相皆從無相得心静神凝自然之
理然後可以嘗空迸火紅如血次聞獅子吼三聲絶得
如意珠照破萬象森然所論衣鉢雖即心見道尚未見
性成真無心有評下淡體大都所評訣類此父於言下
惺惺頓發頓注而內不能無以疑且度旦夕當大拜奈
忽忽從事於進沂爲心學陽明手札引父亦翱翔當停午神

遊現黃衣乘樓舒嶇巘巔上下又稍似父曰得不少淡晦對曰吾所苦心爲二大人白業地也不然去吾色身旦夕耳父嘗歸一室坐仍倘其際頃之爾然風至立樹旁發語曰大父在邪回頭是路也拼桐几案間久之乃去父曰聲聞僅是擬求可形現不父仍稽一室至夜半景陽子復至光耀如太陽之出父驚呼之遂去明日謂父曰能識此光乎汝身中有光人人有之不自能現耳父曰一叚求光光然匪外也因曰造化本無工衆生自造化一日榜其堂曰景陽恬憺觀善恬憺者其所繇成道訣也將蛻今時猶抵名語小大蘇繼性命業祭之出米符

焚爐中行八拜禮自為文命其弟衡哲之不可以句遂
焚擄哀傍其室東北隅曰是佳地須宿焉時吳淑人朱
淑人諸姑姊皆泣挽之使歸不爲動弟云吾鄉者欲死
而不得死今者欲宿墓而又不可宿即免不死而宿此
非志矣而奈何令我歸且曰爲我辭大人父曰嗟乎吾
女之爲徐郎亦足矣而猶爲所欲爲無乃障其愛緣亦
哉何稱成并曇陽子曰父爲其言乎兆雅不倣問徒以
此一念爲上真所憫録其苦而偶有成而遽升舉之則自
食迄父服其言且不敢奉曇陽子自是止銜一甌不復
移足若是者倚徐墓為終焉計一日戲謂弟衡若欲我

禪者化乎將道人化乎衛不能對則又曰而知二氏之化而不知儒者化夫乘理而來乘理而去則三化一也九月九日化期仍之徐墓設祭畢忽袖刀割右臂于九日吾以上真見度不獲死遺蛻未即朽不獲葬此臂所以志也為我謝秦孺君芷而啓徐郎之窆而祔之右予於此一事謂燮陽乘理二字得禪之精而用其大云至期共浴竟易新衣冠劍履夜如恒時勅人啓閣柵曰不得男婦近遂入龕出所書遺教及辭世歌其歌曰二十餘年厭塵土呼我泥蛇為我舁我欲乘之歸去來去時還識來時路漫爾君莫哭我道人曇不會以談天家龍虎君知

泥沘是何物君知白雲是誰去我送是我君是誰一雙

蝴蝶空栩栩化想之時有二白虹長亘天額恨綢楊杖水閃

閃背金沙文類列星頭頭火大於升遠近皆見又有二

黃蝶自能出縣旋久之始去戴闍黎陽谷擢大虛次楞

有云人心死欲生是心生欲死是念既死既生欲不死不

生古人千篇文字今人誅在何處智者自了紉頭鄭其余容謝

定字用賢云為人所難為是男子事非識非智智是不性正覺

識是流如情恐人所難忍是聖賢事是智非識道人會恐火

病未生前道下玄珠那今霜降木落所空入開失中宮金時在

若有所聞輒搭動念必於靜坐時便偶外道以念靜便根是

林叔存管東溟志道云學道心散淡、敬、孜孜恐夫道者無為以誠入以黙守而淡林妙棋學云聖道循神神在身恬為用用而不用為奇特示王龍洲世貞云夫道者包天地離有無然不出淡之一字上智利根存其智則務隱其名自信篤不論人未信公明敏飭世所承道門所可便當斂神凝思以待機緣若遇若縣和光混俗內含渾淪常如常師對面而乃在學道者有此器者其云道世非類其炎熱陽生收發解謐外若示不甚者而中實了了其始受者不盡吞誠人聞字十不能一二而所得上在一切洞徹六經千心悟走筆古間懸所綴所自信法致

兩者義往往超然有獨得即耆宿總持弗速其持論恒作物物尤能察人情識時變又喜參一日王世貞欲紙畢向曇陽乞書曇陽曰奈何不好字我好字跡不散心師彼經師禪者正脉不越數語一日父訊以何所受旨與子義所由解對曰此皆如明中物（圓滿正充神通無礙）卽唯靜而無欲者能一一貫之所教人背金剛心經黃庭內景道德陰符以為身心要訣悉同悟真不言黃白男女而譏解者流而為黃白男女以快世人故於八戒（誌末）之而不為空令人受然則竺乾與諸書其果探斯義耶曇陽了世而為徐君了三綱之重其於出世不出世已乎故

王世貞系其得有不明休思孝悟真趣禪那之句云

有道之士處紛華中與不用情而能用之以適吾真因得之張志和于無方焉志和自稱煙波釣徒釣不設餌志不在魚陸羽嘗問志和孰為往來答曰太虛為室明月為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往來觀志和之言飄然天地萬物為度又何羨於一魚者附王績

嗜酒不任事嘗出直過酒肆歡留數日唐高祖召為待詔故事日給酒三升或問待詔何樂邪答曰良醞可戀耳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

請曰有深意字冥玩竟除之革死妻送　不絕歲餘又
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自　太樂署為清
流績為述焦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以來善酒者為譜
立杜康祠祀之尊為師以焦革配享因著醉鄉記以次劉
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其績之言曰網羅在天吾
且安之遂還鄉里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鴈
蒔藥草自供牀頭置周易老子莊子耳他書罕讀也
績豈沈湎者哉績卒鄉人思之說無心子以見志曰無
心子居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
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無慍色退而適郎見

機十機上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歟無心于不應可歟士非知無心于者而緻之測世哉有論其賢者乎史氏曰鳳不棲山雞龍不容潛蟠君子不可苟以懲逸不遜職復養精于於赤松之側與其功丶〈醉其逸蹤而走影者哉○侯師聖從學於濂溪不領乃訪周濂溪濂溪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宿三日歸見顥頤曰非從周茂叔來耶潤發良才惟假徹一見萬慮然若有失其所問曰汝從從千斷見之齊一以道言感發人一以德容懷人○胡瑗系出宋大文學比隣李白宋蘇子瞻孫祖之論純非書之論世人不論在代六通之音義故史官傷

云盖須之才頗為書畫所掩知其書畫者不知其文章知其文章者不知其經濟人以為知言今觀其使女青分類如隱逸方技忠義等亦其人之合於類者多矣蓋亦揚搉所長云（○）唐太宗因魏徵覺患之使人搜其家所遺得一紙始半藁其可讀者曰天下之事任善人則國安任惡人則國亂於愛憎之間所宜詳謹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太宗嘆曰朕思不免斯過命侍臣書之於笏一日又召其孫謩問家中書記所存者引謩對惟故笏在太宗命上其笏鄭覃曰在人不在笏太宗曰覃不知朕意

此物乃今之甘棠也甘棠將變微物遊志○金始祖微
時居完顏部下為衆所信服完顏許有賢女六十而未
嫁當以相配始祖遂以青牛聘而納之生二男一女後
遂昌有金國（俗傳女生四十八而天欲絕故詩以證）○蘇舜欽曰耳目清
曠不設機關二兩（言衣）而眠在蓐如而起來以謂一○方之於
影而形不可逐譬之於吞而獨為難係空哉其至有而
至無者乎
宋儒言元長乎亨利貞矣而無貞實起之妙翁之內兆化
化之機者也言仁統乎義禮智矣而智實藏之㴱蘊之
中其生生之理者也○余是造化其一之精在水則為

水中之質在木則為木裏之液在火則為火裏之氣○造化之氣運於四而乘以一故土寄旺人心之理運於四而主以一故信禮偹氣運惟夏秋之交為功大有生有克也人心惟禮義之交為功急有成有制也故程子之言曰禮義交際其萬化所入之門耶南方火在人為禮西方金在人為義又曰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頭墣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獨善其身君子得之以養民推己及人聖人得之而天下和平中和位育又曰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萬化之機樞也北方水在人為智東方木在人為仁○心之生理曰仁其生理之燦然秩然者曰禮有感

有應易激於僞而僞不可以學禮故信於此爲功故曰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孔子曰克己復禮此之謂也孟子云必有事焉集義之功正在下此禮全則義全停停當當有箇主張有箇設施朱子訓義曰心之制事之宜最盡此理蘊精微淵乎不可測而炯乎其不昧是曰智孟子云盡其心者是也義含於智而智則能仁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火爲土之母而負季土猶賢蓋母遇子養以火鍊而金伏焉信爲禮之主而人心惟禮之發最易僞故實其心而義達焉○四氣圓遞嗣續惟火金相克必得土以爲之間故嗣續不爲大

四德相濟體用兼該義相須矣得信以為之節故謂用尤為急○造化之氣泰於春三月至於夏土氣舒而分泄矣假真火以鍊之返母胎以畜之則子伏母胎雖炎烝而不害土因火結子得母以成功所以生兌金在造化為坤復之際在人為胎為聖胎○坎中滿滿謂坎之中爻為兌金其外兩爻為戊土以衛米天真一之氣戊土能生兌金是水為金之父故竟夫詩云水裏藏生金是也兌金之真水能資木中之汞又為水中之子然兌金之真水以戊土為鬼須巳土一鎮巳土在離宮即夏季伏金之生鍊以火也然後水不妄流于外所謂鈎其精以合于中離中虛虛謂離

之中爻為巳土主性故曰離中有物是謂火精名曰朱雀若火躁便失其性須心平氣和乃可調攝○金是丹之寶名水是丹之華液土是丹之常住○客談神應神識何辨荅曰神是先天之氣之靈實客于心而妙用顯乎而目無感而無乎不感無應而未嘗不應陳希夷題曰魂離神不動者是也故曰神屬離宮之火是謂之性識是從父母交感之初來六塵之根而屬乎耳目鼻舌身意等屬坎宮之水是謂之情性是離宮之巳土從火鍊真而為丹田情是坎宮之戊土土不能制水有觸即決故曰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仙學謂穴道為用便是神應

故妙六入不積便是神識寂滅者周子曰聖人靜虛而動直謐聖人只主靜曾澄然瑩然性靈自在一有動則感而遂通性曾爲用而不用其情論語曰無意中庸曰不思不勉老子曰聖人以神載魄程子曰聖人順事無情皆是此理也識則從耳目等入好貨好色好仕進皆以識相纏不已至於若憂老死故曰血氣用事程明道指爲軀殼上用事○鎮祁樓右因建一小堂自肖像於其中因署曰天然託之風與月景致託之山與水情與託之詩與酒不假王與侯不貸金與玉時而署之千有萬有象僻謐之可貧可守

失旦之鷄再思一鳴折足之呂難求復飼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東方朔語識之則為玉不識則為石司馬遷語以申救李陵而遭腐馬融以過謁不疑而坐免○覆豹漢馮豹毋為父所出後毋惡之嘗欲行毒豹逃走得免事之愈謹人稱孝馬父拜尚書郎每奏事早嘗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旦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令勿驚按趙忠宣之假寐類此○司馬溫公自少至老語未嘗妄自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為未嘗有不可對人言明道嘗惜光美質却未聞道溫公一日語明道欲說一箇中字於心明道笑曰只求一好字可見他質美之力史稱光於物澹然無所好於學無所不通雖不喜釋老曰其微言不能出吾書其誕吾不信

也。緗謂不喜釋老，亦只是欲設箇中字於心之意。若眞見釋老爲不足喜，須到信處乃有力。○今人作事畢曰嘗讀王符愛日篇，謂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奏章。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遂蠲其制。書此以笑世之好事者重時日云。○魏太祖平柳城，頒所獲器物賜臣下，獨有素屏風一具以與毛玠，且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物。客曰：玠之清，可以屬其餘。

左氏謂冰以風壯而以風出。風薰陰陽之氣故 博物志謂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有火出。客曰：堯夫謂有

温泉而無寒火只此理○三獨坐漢光武特詔御史中丞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並専席而坐故云○自賣人梁吳起別第於城西因以納奸亡劫良人為奸婢至數千人故云○易東丁寛受李于田何及寛学成謝何東帰何謂門人曰易東矣○夷稱託陀
猶華言國老也○高士峯南安泰系曾隱居九日山系卒人思之因立亭而号云
居士橋唐朱桃椎也隱澹泊絶俗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人愛其精細以米若易之因号居上屩○大夫橋唐張志和所居門阻流水無梁陳少遊為構之人号大夫橋○蒲萄思
毋唐陳叔達一日高祖賜蒲萄不食上問之對曰臣毋患口乾求之不能致願歸以遺毋高祖為流涕曰卿有毋可遺○斗金不移尉遲敬德為秦王護軍將隱太子以書招之學遺以金敬德曰臣久願逝出秦王生之狗利棄忠殺下小馬肘之哉固辭秦王問之曰公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哉○王
子年拾遺記謂東海員嶠山有氷蚕長七寸有鱗角以

霜雪覆之始為靡其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不濡入火不燋火浣布出果猶又不同○雞老李也秝祐而子不細又米非来槑龕檘来龕丸洪下𣏌又

京都𢑥慶坊有李樹并鮮𠇗豪慶子見常迷而京試休李無實李名哲無實棗名香風以脂名册

楓以霜後色名刡削也括切丁額音類絲也粗剴摩也衣切古煟火光也于貴切謏

記也女恵切肪脂也分房切笐張六切倏戶六切小兒有智曰嶷女老

曰媪小曰笄車上蓑曰𥵎古勞切馬上秉弓矢器曰韇居言

切謝氏三絕識濟六歲能屬文嘗作喜霽詩族弟謝晰靈運寫之從叔瑰詠之王弘以為三絕

貌謝朓名朓字宣明美風姿善言笑眉目分明鬢須髮如黑眺字玄暉少有美名文章清麗賞嘆

晰仕宋權遇已重遣信迎家其兄瞻驚曰吾家以素退

為業汝遂勢傾朝此豈門戶福耶乃籬門庭曰吾不忍

見此因栽抑晦君子以明哲保身晦或以朝廷密事詣瞻瞻輒向親舊說戲笑以絕之帝使瞻居於晉瞻曰吾有先人敝廬何為於此臨終遺晦書曰吾得歸骨山足亦何所多恨弟思自勉為國家後晦以沿矯事死年三十七初晦往鎮荊州詣劉湛別湛有矜色湛問晦年答曰三十五湛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九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晦有慚色人以是占其福薄晦同姪世基死世基有才氣臨死為連句詩曰偉哉橫海鱗壯矣垂天翼一旦失風水翻為螻蟻食晦續之有功遂侔昔人保身無智力之句史云士先器識信哉○齊隨郡王子隆

鎮西功曹一門王秀之以朓[illegible]為詩奇而府中常

恐騰作擊時豹秀後從朓言譏維日參府已高翔朓風

輕江祏之為人祏嘗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儗

而後停祏問其故云定復不急祏以為輕己後祏一日

問朓祀及劉諷劉晏候朓朓謂祏曰可謂帶二江之

雙流以嘲弄之祏恚恨遂排胄之臨終謂門賓曰寄語

沈公沈約君方為三代史亦不得見沒後南史謝朓傳

以為沈約早與朓善為此云○鎚判也切 補惝肉也有切

搵提也切 吮 磔人也 覺 衏草發切

粇切沒切 鉬切也 玉句注 水精燈籠

劉𢈘為通判嚴州紺珠記事一開元中張說有人遺

通說人以擬之珠紺色有光[illegible]遺之

之心神拍板[illegible]角[illegible]

以竹或以篠[illegible]

皮為之[illegible]篳篥[illegible]

作之亦琵額或口以占（）釋氏謂解脫為應身凡人只

用之音故聲空所之說

為愛卒持叢貨見輩為一齊蔡王老問黃白術道

王老一大珠王老卻令持往市餅之亦其嘗知草心念

珠何得輕試曰不敢言王老乃曰惟恐未除術何由成

以愛惜若知草邪逆者兄其下耶漢誰翻好老子善論

綿天文及仕為侍中少帝時論者有鉄詔將大夫六百

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之術以高第者補之酬自時也

高而忌太史令孫謙恐其先用乃往候謙偶坐言與房
及唯泣丁懿懷小之酬曰圖者有漢賊孫裕將以才智
為中官所害視左右相似當應之酬受恩接恢恰若之
搗耳懿耍但移病不試由是酬對策第一拜尚書可酬
其奸人之決乎○政令只要民信上古不施信於民而
民信之其信在心也商周有誓君有盟有會民始作疑後
世示信之權自秦從木始此權詐之術也然末世非此
無以挾持之韓非子謂吳起為西河守秦有小亭欲攻
之乃徙車轅於北門外令曰有能徙於南門外者賜上
宅民莫徙也有徙者賜之如令又置一石亦令曰有徙

者賜之如初民爭徙之乃令曰明旦攻城有先登者賜上宅上田民爭上一朝而拔小亭可不曰權詐哉○史記載魏王與龍陽君共船而釣得十魚而棄之泣下曰臣始得魚甚喜後得益多而大王欲棄前所得也今臣得拂枕席爵至人君四海之內美人甚多臣聞得幸輩寒裳而趨臣亦同所得魚將棄矣得無涕乎王乃令曰敢言美人者族龍陽君以一涕而固寵皆權術○禮有不共戴天之仇在父子兄弟弊也漢高帝破齊齊田橫走居海島高帝召之橫謝曰臣亨陛下之使酈食其今聞其弟商為衛尉臣恐懼不敢奉詔高帝詔衛尉不聽

為佐又張步殺伏湛之子隆求武曰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罪怨詳伏湛為大司徒夫必樂者義不必報者權義以惇俗權以濟謀○老子云功成名遂身退此六字直仕進公家宜讀焉援傳援年十二爲大志及仕旣平南承制立郡縣穿渠利民可謂之功西書封伏波可謂之名當其振旅宜退矣時故人孟冀名有計謀於坐賀援援不納叱之曰吾望子有善言反同衆人耶冀曰愚不及援曰今且須死邊野裹屍還葬耳冀曰諒烈士當如是援遂不肯退及武陵之行竟死於疫状得之書奏梁松之怨積于是乎類西域賞胡而功衍於是乎有乘驛責問

而名損且死矣妻子不敢以喪還葬嘗悲哉先漢張文成佐高帝以叛諸侯遂置萬戶侯而從赤松子當是時有太子一事良豈不思忠於漢哉度高帝不可以語此轉移四皓之手辭脫漢廷之障雖曰功成名遂身退可也宋儒謂其皆老氏之學亦宜若文成者千載獨波援一蹶五溪殞令終哉客曰伏波拒故人之言故功隳文成悟黄石之教故名完仕者當誰執擇○魏高柔改葬其父詔追贈太師百僚會弔者盡拜魏文貞時為大尉獨不係曰安有生三公拜贈大師耶此與死諸葛走生仲達同而一係一不係○魏蕭綜性忠僞字文彝極誰

心任之及卒泰痛之甚謂公卿曰蘇尚書平生廉讓吾
欲全其素志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厚加贈謚又乖
宿昔相知之心何為而可令史麻瑶越次進曰儉約所
以彰其美也泰從之歸葬武功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群
公走送之酹酒言曰尔知吾心吾知尔志方欲共定天
下遽捨吾去奈何因舉声慟哭不覺巵落于手夫相知
不以死生易慮述之以警世俗○奸人多反害于奸如
晋桓温既懷不臣之心有比以王敦者恐之嘗經敦墓
望之曰可人可人其心迹若是自以雄姿負宣帝劉琨
之儔及北征得一巧作老婢訪之乃琨妓女也一見溫

便旋然而泣溫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徒溫大悅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婢問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溫不怡昏然而睡者數日適有遠方一比丘尼名有道術於別室浴溫竊之尼裸身先以刀自破腹次斷兩足浴竟出溫問吉凶尼云公若作天子亦當如是以溫聰特而被一老婢之巧語比丘尼之折辱正謂之昏于奸巳乎○五代府鄭遨見亂遂入少室山為道士妻數以書勸之還遨答之唐明宗晉高祖皆召以官不起日以詩章棋酒自娛嘗從[illegible]若[illegible]以[illegible]潑[illegible]又悲曰遨[illegible]詩章落人

間遊釣遊而名傳彰世乎石門有偈之銘天又忠之論然歟故之詩章非為名也馮道歷四朝十君觀其居宰中結茅菴卧東努條祿以明鄉里得美文詞其主還之考其對君之言若唐明宗得傳國寶萬歲寶法要之以示道道進曰此前世有形之寶爾王者自有無形之寶也仁義者帝王之寶又耶律德光問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曰此時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人皆以契丹不夷滅中國者賴道一言之善此二事就歐文忠公值世對主不過如此道自號長樂老於時開一爵時飲一杯老而自樂宜與播溢上人安樂窩翁同道乃若其際已臣

四朝及契卅階勳官爵為榮何其陋邪迺年七十有四而卒卒之日人皆羨之容曰遨承恩得賜號逍遥先生道受旨諡文獻計凝王同岳青史累號為茶春谷同五代之亂惟隱一節為獨安爲一不可隱則甘布衣不拜祿爵𢌞轉應昔有所感乞以救時耳惜焉可道儘有裨謨猷者後世皆以其人廢之使以鄭雲叟得之皆居昔錄聖域○鄭玄曰人生齒而體備故周禮云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凡言生齒蒙休此○衛琢常曰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韓詩外傳孔子曰水之精為七不曰金而曰土者何蓋金生水而又隨子為胎以

生木鑽而生火至於火乃鑄成土而其精為質大矣猶夫修真者不日用而日用用即上也取坎填離乃成真丹

人皆不自知只為不自知更受苦多皆賜援既對前息候擊牛釃酒勞軍士謂之曰吾從軍以遊宦宋吾慷慨多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纔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所求盈餘但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間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卧念少遊平生時語何可得也此其念頭何如哉又發嘆哉其歎人深松窗因

曰凡人為貴當使可賤如娼妓等欲不可復賤矜高娶自持勉思謝言於後來以貴滿發災因亦殺不足然則援慕說之謗亦果有知耶後請友人謂者杜悟曰吾受國厚恩至廷辭日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其心慨

目錄稱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銅介獨稱是耳是又其驗不得下○裴度自題贊寫真云尒才不長尒貌不揚胡為將相一片靈臺丹青莫狀孔入自贊只有說心只消襄公入商字○禮有先貴之說世稱蘇秦為言書題曰揣摩蓋秦以不得意為父母妻嫂所激因苦志讀陰符經伏几說作揣摩尚以說過不遂為求相要人

其言卻從後搭上亦成俗語了蓋讀者自見其行文之今仁
人將此理來為對語接複說於文定是用題中字
有何理存乎其所說有何成形乎觀楊雄論一作各自歸
形謂孫自知其好處而嘉於金玉鄉相故其所成就必定
詩文發於此生其好處發於功名或志於富貴名聲利志當
貴者遂以富貴為其志今人作文字不揣其志何如○
韓詩外傳曰設于陶者心中直已不爲人逐伯玉之行
也韓嬰曰謂設於陶者黃帝孫卿子謂拘木必將詩陳古治宏後代謂人自治當知伯玉之德措○漢
武帝曰嗟乎吾誠得如黃帝吾視去妻子如脫屣耳
何進鄉人無知不能分妻子便徹不得黃帝學道生曰

殺生者愛生情也○南史謂王澄博學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廚也家多墳籍人所罕見然讀易一年不解文義欲說宋書竟不成是無窮理之學

○孟子云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宋儒謂無使土親膚此亦盡孝子之心非班固曰德弥厚者葬弥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弥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而周公悌弟如固之說則宋桓魋椁始皇豈非真愚哉孔子曰死欲速朽賢者以為有為而言然速朽二字亦切當矣延陵季子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神只了以何

火之[illegible]竟陵王子良篤信佛一日子[illegible]

縝曰君不信因果何得富貴貧賤因果非佛本旨富貴貧賤已落[illegible]非於混獻

[illegible]發子縝答曰人生如樹花同發有[illegible]若便是所自來隨

風而墮因果也[illegible]自有拂簾幌墜於茵席之上自有

關籬牆墮於溷[illegible]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墮糞溷者

下官是也貴賤雖復殊途因果竟從何處一云隨風而墮[illegible]

子良不能屈深怪之縝退而著神滅論[illegible]易曰[illegible]陰陽不[illegible]

[illegible]是無陰陽[illegible]子思曰[illegible]之而不見[illegible]之而以為神[illegible]

即形也形即神也[illegible]形存則神存形滅

則神[illegible]者形之質神者形之用[illegible]以形[illegible]

用是則形稱其質神言其用形之與神不得相異神之於質猶利之於刀形之於用猶刀之於利利之名非刀也刀之名非利也然而捨利無刀捨刀無利未聞刀沒而利存豈容形亡而神在世稱昆吾鋼鋒不可當今日若有昆吾則其鋒猶是也非利在而何若曰形亡而神不在則當祭之時未有形也聖人何以曰如在上如在左右蓋神妙萬物惜子良於心印未有省而沉緘遂以浮淺之說成排斡耳論出朝野諠譁子良集僧難之而不能屈大原王琰乃著論譏縝曰嗚呼范子曾不知其先祖神靈所在欲杜縝後對然亦謬言縝又對曰嗚呼王子知其祖先神靈所在而不能殺身以從之子良使王融謂之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大

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爭剌為此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何但中書郎（攸縝只拟論一箇）○遼史一伶官名羅衣輕善以諧謔規上時遼興宗敗於元昊奔北惟恐追及時元昊獲遼人輒劓其鼻故羅衣輕戲之曰且觀鼻在否興宗怒以毳索繫帳後欲殺之太子笑曰打諢（音慍弄言也）底不是黃幡綽羅衣輕應声曰行兵底不是唐太宗上聞而釋之（唐太宗征遼敗）

晉鄧粲高潔不應州郡辟後以桓冲命輒起同輩劉尚公譏之粲荅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客曰聖

人云有道見無道隱此義何如答曰若在朝只存箇人臣之心求所當盡職分不務赫赫名位亦似於隱○維摩經載佛在毗耶離菴羅樹園佛告文殊師利汝詣維摩詰問疾文殊師利問維摩詰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文殊師利嘆曰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文殊於默然下有省故王簡棲云掩室摩竭（國名）用啓息言之津杜口毗耶（國名）以通得意之路（理不在言）○中涓（漢官名顏師古曰親近之臣也涓潔也主居中掃潔）慇隸（言生為奴隸可哀慇也）轉屍（言死不能葬轉溝壑也）○南舒范縝年二十九髮白皤然客曰顏子亦若是曰顏子却一簞食一瓢飲不改

其樂縝乃作傷暮詩白髮詠以自嗟只此便見淺深○

忍音詔怒也忶音渾心悶也悏音抽愁愁也悆音豫悅也悊音浙智也愵音乞勞也慦音忡

且也傷也憋音別急性也隟音乞怨也裂也劉孝標云九冬有隟陑音脈也陋阫音陪墻也慏音拱

遠行貌髫音條小兒髮齓音襯毀齒也毋音无母音某父母也两點似乳形毐音哀上声

人行無陛音皮牢也以拘罪人媥音班斕音藍斕文也媥阹音區依山谷為牛馬圈陼音主

丘也陼丘水中高者罘音浮罳音思罘罳屏樹門外也釋名曰罘罳復也罳罳思也臣將入門請事於此復思又

罘一名兎罟○瘦羊博士漢建武中詔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會議殺羊分

其肉博士甄宇獨曰不可又有欲投鈎者宇恥之遂先取其最瘦者人号瘦羊博士○伏獵侍郎

唐蕭炅不知書嘗與嚴挺之言伏臘為伏獵挺之白九齡日省中有伏獵侍郎乎蕭炅李林甫引進按伏獵即

攷金根為金銀弄璋為弄麞同○踐長曹植曰冬至獻履所以迎福踐長也新興髻婦人卷髮

遠山黛婦人蔣府懶來粧婦人施供淡粧小朱外粧鷓鴣止妬洪武帝平齊書有其
侍兒十餘輩斤知何為都后所梁帝動止皆有閒拘其
讀忠於將戎兵左右識共將諸將告曰歷下皆讀山海經
云以鶴虎為服可以餘其病使不足陛下盡試諸帝
役之郝氏之後婦女者宗愈帥供事左右後言口顏
陛下貴蓋諸以偏聯不評使不才者無妬花有才疾系
者不如其不問獨者不嫉其清貪者不忌其盡僻其德
去蓋勝已者皆知於心亦動化之一語也帝女之〇宰
君部盧人廣闡當方崇內典誠於血生詳速寢
盆漢書盆觜盐盆為止中牢僚從也古者名鹽盆也〇孔僅曰山海天地之藏思子
謂寶藏興生藏是也真玩物日短溫生未有溫曆見之
今合庫亦人士之藏日此果有骨可試使
帝聞其聲嘆曰真美物也文炎以悟所貴遂名溫嶠笑
日果爾也易於性及移役江掛所害且年十八抹戈江
血殺〇一語賢主濟若蜀溫聖濟溫有共忠
三子擂醫隔為祖壘上間對豈上言不當
溫以溫遺星一以納一八錢尤十文是上告靈裔門階
新令僻自殺代几千以買命月乞叟假骨索尚日信說

說死君聞于知足宿有不覆之義故以戟君以戟以供
通中資貨是聽君去乎是士悅明日渊温温訊戰故足以供
實告溫笑曰紫幽憂居誤死君定是誤治然從三十年
看儒書不如一諦諸賢士辭按鑿齒有寒疾符堅平襄陽
得之大悅因一與諸鎮書云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
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斗此寒也鑿齒欲以晉人漢而
點頞因作漢晉春秋凡五十四卷與釋道安交道安
日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人以為佳對 ○

道傴 則傴屏之廁也諏之適也

宅不西益 宅出風俗通謂西為上益宅家長尒龍不云西偷

隱謂之奧薄長之處 ○

宅戒穿東北隅 唐評居泓與張說宅中他日過之怪宅穿東北隅

氣索然久視隅有二坎丈余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
子析不然說欲下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身

瘵痛補他內無益也

墨翟救宋 墨子以此術見公輸般之攻宋

重胝存楚 申包胥以此乞

泰師核蔻

朴璞

青淆 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一日周人懷朴過鄭賈人曰欲買朴乎

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

射雉之應 蔡隱兄晉高祖未遇時畢曰公和說非常名在趙簿九五

之日卒頭不忘時一雄雞鳴於庭命晃射之果中高祖曰富貴持此為驗蓍簪之感少原有婦人刈薪而失簪哭甚哀曰不敢忘舊楚昭王出亡之路屨已行三十步而復追之左右曰何惜此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因無相棄者衽席之哀晉文公至河令棄席捐之舅犯曰席蓐所臥也而棄之臣不勝其哀賜衣之思東漢上賜東平王蒼以光烈皇后衣帛且曰可時視以慰寒泉之思撫鏡之感宣帝初被收繫郡邸獄常帶以寶鏡一枚傳此鏡照見妖魅得佩之者為天神所福宣帝以此從危獲濟及即帝位每持鏡感咽移辰

[illegible]亏音[illegible]鋑音撈馬往也在馬後前眴即玄古通用感也擠奴物切扎捻之擶織[illegible]見文選擉音觸刺也莊子曰冬則擉鼈于江擿音職投擲摑音惑木摑也史記摑有因拘擶端[illegible]汲三音說文云桀也擿音直投也莊子曰擿玉毀珠撊音獻忿貌搗印音剤也一日評選搰音忽用力貌揳音甲擊持也又音屑不方止貌摑音納不止手搯音恰手案

也擾音例手[illegible]物攇音[illegible]符也擡音惠裂衣也擆音黄除也捖音埍杖也攪音敬擊傷揎

音宜将也○融裔声貌長郁将口角孔貌刼悟氣相衝激漻氾日虜入激越

清声壽陵始於漢天子未葵日壽京登籍之嘯孫登善嘯音若鸞鳳響振岩谷與阮籍遇於蘇門談及道氣之術籍長嘯而退夜将旦而鷄先声歲将泰而雷始奮

○蹊田之罰楚人見牽牛蹊人之田而奪之牛楚子曰牽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奪之牛罰以重乎鼫鼠之對竇攸舉孝廉時世祖得鼠如豹文熒熒光滐以問群臣莫知攸曰此鼫鼠也詔問何以知之對曰見尒推躍波涉始于足足率長一尺一躍三尺再躍則波湯沐具而蟣虱

吊知禍大厦成而燕雀賀喜福死綏杜預謂古名退軍為綏任昉曰将軍死綏咫步無却摩踵墨子兼愛濡足申徒狄非其世将自投河崔嘉聞而止之嘆曰今為濡足故不救人可乎

棺題曰和謝惠連所謂兩頭無和是也塳不清貌糾墨糾三合繩也徽亦索故揚雄云徽以糾墨灌園鬻蔬○織絇音劬恃絺閒居賦曰灌云云供朝夕之膳又潘岳此作[illegible]

織絅邪鄭終身不言衛又莊子河上公家貧恃蕭綿而食○自顧介居及我多暇是內
下閒適也施袊結褵母戒女也褵婦人之帷檀譯云布施波羅蜜譯言到彼岸○
康衢行尒雅曰四達謂之康衢五達謂之康尉候衰廣解嘲曰東南一尉西此一候說文曰南北
曰衰東西曰廣杵臼謂木杵不手舂即今之步臼也雅舂謂雅狀以相舂○操刺謂猛勇也
五代史云此都軍甚操刺浩音闇水名疊音門水流夾山岸若門木拐尃法貴之如中国几杖并
優大臣不可得也王㑹使契冊其主耶律德光賜以木拐㑹持歸尃人望之皆避道○楃音朋舉也燕
一見又說文云星無雲暫見也賮音進財貨也虞世基傳昆吾遠賮賝音嗔寶色也眘即質字
閆可槭音函容也劒言一相去可容一劒採旅晉灼曰禾野生曰旅𣏌民采旅而食祕祝
秦時凡祠有災祥祝官輒祝祠移過于下故云祕祝湫音縛龍所居也顏師古曰此水清澈可愛不容穢濁
祀之輒興雲雨旱禱之應感槃槃小也若匹婦之死潰壑晝無俚俚訓聊也賴也肺腑言肺

與肝机連以狀人相覩意見漢書

陸張文讓南史齊陸慧曉與張融並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特何點▇日此池此木便是文讓後沛国劉瓛閒之謂人日此水必有異味命▇往酌而飲之歎日歟此令人鄙吝自盡

臺省圖形南史張緬居憲司号勁直宋武帝命畵形臺省緬母刘氏以父没貧傚非礼遂終身不居正室不隨子之任緬所得俸禄以供毋毋以振遺親屬隨盡緬亦所居常閒然如寒素

尺牘珍藏南唐徐鉉工隸書尤好李斯小篆得其妙旨為尺牘士大夫皆藏之與韓熙載齊名〇表著襘結表蕝位於野会以為表著謂在朝列位之處袷謂領之交会結謂紳帶之結故日朝有著会有表衣有袷帯有結〇闚音窺視也相禮字古祖宜脤脤與蜃同祭社之肉盛以蜃又出師祭社謂之宜脤陷堅兵敗鎛音博飥音托范純仁閉門飡鎛飥〇鄭莊鄭當時字也為人長者未嘗名下吏以此翕然稱鄭莊上聞之嘆日吾聞鄭莊行千里不齎糧治行治行謂嚴裝乙乙說文音軋難出貌踸踔言足行步無常忞忞心不通貌遺風千里馬名

掌餅前小智 嘗小声見字林 嗃大呼見埤蒼 髟音標長髮也 亂古字 倦 氣出

精列皆曲名古相和十八曲氣出一精列一 籥音躍箭籥見前漢書 臛音條 饖音旱食不飽

餘音捻飽也 云云山名 亭亭亦山名皆古封禪處 德水秦以名其河 權火謂烽火也

其法類称故謂之權火欲其光明遠照通于祀所也 盤音旋渦蜀江三峽水波員折者曰盤今俗云盤渦

茸母草名北地寒食節生宋徽宗居庵詠清明詩有云茸草初生認禁烟 孟婆風名宋汴京勾欄語 二

妃娥皇女英舜之妃 三妹蔣子文第三妹故揚炯云虞帝二妃湘水之波瀾未歇蔣侯三妹青溪之

軌跡可尋青溪小姑所居處李義山詩神女生涯元是夢小姑居處本無郎

漢重孝廉科陳壽有父喪以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

坐是沉滯累年後張華愛其才遂得舉孝廉令華官妓

重以為箴往往有恃才而遺落斤將奚賴焉〇賀毀仕

周為宇文護所忌死臨終謂其子若弼曰吾志在平江南今不果汝當成之且曰吾以舌死因引錐刺弼舌出血誡以慎口後弼既顯竟以慨慷自恣隋帝欲相高熲楊素弼語人曰二人惟堪啗飯上惡之除為民尋以訟謗朝政坐誅〇嘗讀柳宗元三戒以臨江麋死於犬不悟黔驢以出技遭虎噬求鼠以飽食無禍生變宗元作戒後亦自困耶則若弼之於父言又何以自充耶崔顥遊俠辭云少年負膽氣好勇復知幾此最上乘李白俠客行縱死俠骨香不慚世上英誰能書閣下白首太玄經此幹了又悔壯士之亞〇漢任延年十九拜會稽都尉有龍丘萇隱居忘

不得吾令轉辟之不就操吏以付延延曰能仁先生將
德被義有存寔伯夷之節都尉洒掃其門請懼尋焉召
之不可使功曹秦謂修書記致鄴使相望於道積一
歲長乃乘輦詣府頓得先死俗錄延辭讓再三遂署議
曹祭酒魏太祖聞瑀名辟之不應連見逼促乃逃入
山太祖使人焚山得瑀至入見太祖怒不與語使雜伎
人時瑀解音律善琴遂當群撫弦排曲而歌曰弈弈天
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西東人[illegible]怨士為知
己死女為悅口玩恩義苟濟暢他人焉能亂為曲立就
音韻殊絕一時冠坐太祖大悅署記室答曰瑀氣節不

建隆右右任延以少年下七詔太初主以容飾形似進族
矣○嘗見唐時令諫官隨宰相入閣諫事然入閣二字
未詳因讀五代史李琪傳謂唐故事天子日御宣政前
殿見群臣曰常參又謂之衙衙有仗若朔望薦食諸陵
寢有思慕之心不能御前殿則御紫宸便殿曰入閣蓋
自正衙喚仗由閤門而入百官俟朝于衙者因隨以入
見故謂之入閣○三代以上禮樂至周公而備如周禮
一書燦然者也所謂惟聖盡倫惟王盡制兩漢以下法
典從始皇而變見於漢書可考如皇帝無號丞相六官
諸如此類者是也所謂以主威法以把持古今只一箇聖

人一箇非聖人却能改抛

慧遠答王謐書云昔人不愛天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

似不在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重佛理以御心因

此而推復何羨之於長齡耶聊想斯理久以得之為復

酬來信按梁元云郎右言大壽不貳脩身以俟同○今諸

假帖多云給假黃山谷云晉令急假者五日一急一歲

則六十日晉書王[illegible]子旦急出謂子敬盡急而還是也

見楊升菴詩話○千里而一士是比肩而立百世而一

聖若隨踵而至言上不易得譬于影一日北上千聖百王以叫言所之○積稔

沈冊世[illegible]命說○韓文公諫佛骨彼其當憲宗

祈佛不靈却後不召史耿乃以爲紀錄者有馴猶避示
昔說何神之靈傳聞于史官耶柳子厚指其說之有曰
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子厚言
欲正所謂夢樹所由緣文公只謀得佛骨不能印佛心
只未真見道所以貴之作○孔子以殷有三仁並稱及
請柳子厚所作箕子碑有曰進死以併命誠仁矣無益吾
祀故不爲委身以存祀誠仁矣與亡吾國故不忍却將
二仁底了箕子之心所謂不爲不忍者盡是假然自
負以仁而其心于彼者耶柳子只當個文人筆君公案
須聖言○慕舞吾命滿證收責御價於譯載券契而從

盡發之遂能得薛氏之心及孟嘗君見逐於齊譚拾子
勸削去所怨五百牒遂能致士大夫之心緣二子能言
亦孟嘗君之所受也觀馮諼之言曰君宮中積金寶狗
馬實外廄美人充下陳君家所寡有者以義耳竊以為
君市義此近於以義爲利之説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
貧賤則去之此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也又貴賤見交
情所以養其望而田文皆聽之今一旦遽後論情拔不
肯受人言其得田文孰與哉○視田嘗齊孟嘗君人死有七人
楚公田文欲知□所止乃獻七尺象牀一明日視之死
英郢所在請立為夫人君子曰殺□敵非亦復也
溪作○檢瀬石○陳壽翁○謝勝發 風林□得為

紋言光李白詩潭初傷汝桂驚茶清天曲中多行欲燕鴛鴦綠又曰離談撇羅與君飲清天名

月〇八月皆多雨雨時華落葉仁與辭詩詩而詩人月不盛多行月又東方謝令蘇雨老八定冷七七亦雨湖

泥淖意八楊升菴謂讀爲泊有音其形因名自按秋分後遇壬謂之入霖其下曰入夜亦多滿謂脹匪史

王子良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陸澄澄曰此名脹匪爭子以與蘇武後子良評視器底有

宁彷彿可識米如澄言衛青無文太狗無奴青父鄭季也先與陽信公主家僮衛媼通

送生青乃冒姓曰衛青西見知其父之鄭季登去病母衛少兒也其父霍仲孺與少兒通生去病後嫁爲陳

字之受而竟忘其所刊天之下大將亦異哉萱附南宋發帝恭良璠奇哉遂

史載張儉事亦然遂故事史籍所經長史當有所獻時

聖宗獵雲中節度使進曰臣境無他產惟產僚張儉一

代之寶願以爲獻先是上夢四人侍側賜食人二口儉守

四一口人至聞俊名始悟召見咨止朴野訪及世務占奏三十事皆稱旨君朝二十餘年禪位為多儉究乎人清淡食不重味敝袍三十年俸以賑親舊年九十一卒○諺曰老將智而老及之人能老而篤學則見於耄期衛武公年九十猶不忘規所以稱睿聖吾夫子發憤不知老之將至乃自謂吾衰只是氣衰而志則益精明○劉坳胡剛性驍勇人稱之本以面坳黑故名坳胡及長卑名胡馬此小兒啼語云劉胡來輒止其威如此○壬午三月十二日夜夢中與人擬大學正心章講義蓋云心之虛靈無寂感無內外無動靜本無不正秖以情引動若忿懥好樂憂患恐懼便失其正了能皆無之虛然

一中這便是未發之謂中也這便是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豈不得其正得其正此便是性有一人說得正之說而曰譬如置一物中立倘有風來吹搖便有不正處無風搖之却正忿懥憂患之情如風然余曰近似傍一人曰心不在焉即是不得其正否曰心何嘗有不在那心原是箇自虛自靈的祇因那忿懥好樂憂患恐懼遂枉拈了遂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夫心如明鏡止水然明鏡止水能照乎形而不爲形所照也猶心應乎外而不爲外所應也一爲外所應便爲物引便是不在如回頭錯應人是也若聖人心無忿懥好樂憂患恐懼其本體

自虛自靈又自能應自然感而遂通只是箇心在孔子曰抑亦先覺者是賢乎此之謂也○夢中說說術而枕上憶之因書○客談述作二字義辟之創守二字創固難守亦不易朱文公却云述則傳舊而已作非聖人不能述則賢者可及將述輕了夫聖人自伏羲畫卦神農黃帝制作以至周公禮數千年多少作者在孔子又何必復有所作祇以古聖人之作或時異勢殊難必可盡行於後世須斟酌損益可俟千萬世不易至聖且難之而曰賢者可及乎信是見之真好是信之篤蓋孔子既刪定修贊具有六經乃自言曰吾特述而不作信古聖

人之道而好之若是而已然意以述字太自任了乃曰吾今之述也竊比於老彭耳老彭止是箇傳舊之人傳舊祇當得箇秀才家以舊文章此一句是謙容遂談及默識章因曰識字二程只訓作默識心通文公又却以為記録此理原具吾心的訓作知義則有貫道之妙訓作記是自外的事記得在心又有多記損心之說祇自授耳孔子蓋曰天下無心外之理能不着口耳不須口說惟是默而識之心領神會既此理之悅心由是自學之不厭如韋編三絕是也誨人不倦如與回言終日是也子貢曰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聖矣

文公又謂已非聖人之極至却不思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不能學三字須玩若非聖人之極則子貢公西華何如此發言答又談敏求章因曰孔子蓋謂吾於古聖之道於煩簡而知所損益焉於古今而知所變通焉是學生而知之不待於學乎非能如是只好古聖之道而又加功以求之自是有所知也聖人開示學者往往實說若一一只作謙辭許多自謙的說話何益世教且那濟人那太宰然後孔子不敢當乃以謙承之耶又如中庸有弗學法却云不為則已聖人與人進學皆容易說若此只今看何弗二字當挑起[illegible][illegible]示天下之

理則得之思之不可已也其思有究思于既從容於思必要於得有所得后而思亦那措也如此説方親切答曰義亦通蘇文公不甚愛歐公盡作詩○楊升菴恨詩話云近有士人誦所錄杜詩余問之曰此人詩必不佳所記是棋勢殘局無全局意殘手局也因記宋章子厚日臨蘭亭一本東坡曰章七終不高從門入者非寶也此可與知者道難與俗説則知學文者當先決關捩方可漸登彀搆近讀歷潮州之碑合卷洪蘇二公之文游内吾起都是落蘇文腔調想他從幼時蘇文讀爛熟了○狐之智能誑虎則以虎之威不敢食狐小人之機能伺拂

君子之厚不能防小人故項羽以百勝敗楚虎威也曹操以詭遇篡漢小人也○變色不敝席寵臣不避軒出戰國策

言不得久愛也又女愛不極席男歡不畢輪此鬼谷子貽張儀蘇秦書意亦同一梟不如五散唐雎謂楚相春申君曰夫梟棊之所以為能者以散棊佐之也夫一梟之不如不勝五散亦明矣今君何不為天下梟而令臣等不散乎盖云一梟之不勝不如五散○款識二字見三代鐘鼎文凡石碣刻者陰起而凸曰款即今之龜文刻也以象陽中陷而凹曰識即今之竹簡刻也以象陰凹青腰凸青悪以刻印章則陽文曰朱文陰文曰白文盖字畫從突印之則朱見字而地白故曰朱文字畫從空印之則白見字而地赤故曰白文○芙蓉褥○芝蘭交○瓊樹憶江淹詩頭一見顔色不異瓊樹枝○書帶草鄭康成居城南山中有書帶草琴堂蔡宓子賤為單父宰有琴堂縣榔櫈即禪杖見李昇山逢樹贊泡石湖詩云病憐御櫈隨身慣青精飯道家之秘即今四月八日烏飯也食

之有壽仙經云食青燭之津命不復飢其草一名南天燭 六赤古之瓔嬰即今之骰子 打葉子即今之牌酒令 〇徐景山酒杯 稽叔夜酒鎗見文選 〇冬至書雲秦秋感精符曰冬至有雲迎送日者來歲美宋忠註曰雲迎日出雲送日沒也 〇屮音徹草木初生 艸音草 屮音左即左字 屮古攀字相如賦云仰屮撩而捫天 捫音門摸也 閅音蝦閉也漢書云滲闆 頫古俯字 鳲音疇中山 木襸音贊 𧜟音足衣好貌 供褆音是衣端正貌 褭音裹 音佑褎褎服飾盛貌 襑音尋博大 衣褵音離衣帶 襹音罹閔東人呼裙 襭音頡衣襭 福齊 飾 襦音儒短衣 複音福絮衣 裍音替小兒被 小𧝋音崩上声小兒皮履 襒音厭兒涎衣 小褰 音譜袴也 襴音崩束小兒衣 褮音雄兒衣 裛音業裹也 唏音希笑貌 嗄音沙声破 嘌音脚 嗢音屋咽也 嗢嘌 唄音拜梵音 哩音里亦稗典 唉音哀慢應也又歎声 嘤音琴吡声 嗅音旭吹口嗅也 噌音翁大声 嘖音賁人之言 嚎音胎不正言 囁音折口無節 嗳音艾氣也 嗚音軒

音彥嗾兒音么小婁音窩小嗯音孔鳥嘷音孔咬音郭嘥
也有知嘍泥声嗯鳴嘲嘜孔咬食也
音孔貌袒音匡近身衣衸長衣䖳與顏同之
又異言也日日看之衸也音的也部一
發而死漢書淮鵝上翎音形音劍往音圭婦靚
云蒐陸小淮鵝淮翎剝紅遺也人止
音粉白黛嫚音於閒又便嫚利閒都雅遇汘音打
䍃婦容也嫚嫚面貌婭姣貌汘音海
茳水音為汾汲 休音沴汩户音也支水才音䖝音物涔音也又涔寒貌涔
要娶日音行為 名埜羊山翀 右日似 羊即 而今 音之 似 不部 似雉 其屘
翀貌 森木音大 森 後以下遲而 又上疾 風 灕音 淤 户 水 深 清音 声聊 水 灂
井 音詩 水 泅 水音 声 灕 日 小 津 方 一 舟 名 日 以 又 和 設 液 文 溯 冷音 也 倩 寒 君 什 多
水 石 瀷 類 隨音 也 水 瀷 浪 魚 貌 行 扣 水 流 音 貌 劍 水 濫 水音 沙 也 遙 濫 須 濟 音
水 貌 深 溯 音 淤 洢 泝 水音 落 也 溶 溏 隊 音

汌汁曰溲滽渝音渙流水說文作溷音渾水濁也洪音洪水也混

洌音列清洌淯音育動也滲音森水聲浪音浪水聲也水濂音叔水波

也溏音唐淢水淯音沉肉汁也滲音滲滲也淬音猝濺也浛音含涫音旱水泥也○

歐陽文忠公作本論余細推之亦步徙說耳佛字義覺

也覺以神以歷幻形骸逃生死豈知因果功德應懺悔

禍福之說者本論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

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而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

蓋亦未知其方也修其本以勝之禮義者勝佛之本也

如文忠之說佛果不知禮義者耶佛氏以神爲宗以悟

爲門以心爲印以絕塵去識遊乎虛無爲禮義而溥周

孔之禮樂謂欲明禮義以勝佛說不已迂乎本論以佛爲中國患者其旨不過曰佛以出家爲正宗有因果福應之說令人絕人倫而逃名教然文中子曰西方有聖人曰佛其在彼國未有不薙髮而婚娶者未嘗無君臣者佛以性爲神故欲滅情復性明心見性云爾深析心性而曰此爲佛此爲周孔遂然爲論而曰本論祗是一場厮挨詆訾佛爲佛服佛哉本論曰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爲不然蓋楊墨有仁義而爲學百家

剏孔氏而立說故倡此以勝之是發於佛氏自爲一種
學彼自心其所謂心性其所謂性所辯者于儒未發之
中與無聲無臭之旨所附同者老莊之文彼自立門戶原
吾儒不與繫縮何必勝之哉本論又曰八尺之夫被甲
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
誠此說尤淺蓋此之拜而畏者祇是俗子庸夫以因果
福應之說惑其中者也若其說果可以誘聯特之士
此其乃可畏者使知學之士則當明吾聖人之所謂性
以當於佛之性明吾聖人之所謂心以當於佛之心脫
然示人以言如此也乎其爲本論云○錦襲袞裳盟衣字裳

之恋又藉之表李白謝塋詩云錦囊之懷人間李廷珪墨訣曰賜尓烏玉玦泉清硯須紫此二句言水與硯皆漈不輕試也又曰避暑懸若囊臨風度梅月此不過其香味寄衣決也○古来聖賢所志不在形骸之内所志不在子孫之教○客問元會盡時太虛抑泥不㕘曰細思到孔子云太極生兩儀必是有箇不壞然後能生之周子曰太極動而生陽若是箇太極壞了又從何處動只從此理會去有箇商量○枯櫟櫟櫪菁蔡卽是死於枯而不遂其生甯氏困枯柵是枯而死而不録其材喻士困○正朔係一代大觀泰始皇改歲称亥亦武則天改元載初以十一月為正月十二月為臘月改正月為一月然至今猶有称臘月者然武后歲改周

丑遂同[illegible]周於婦人見及此○夏政忠商政敬周政文後世用周之文而濫觴焉欲還忠敬之治難矣五帝行帝道而帝三王行王道而王五霸行霸道而霸後世用五霸之霸而效顰焉欲復帝王之道難矣不但此也如三百篇之叶民間自然之音而後世四声之韻平上去入之叶三百篇未有也至於等韻切字尤戾之混雜也三代以上之樂以出納五言至周清廟歌頌亦止云詩言志歌後世為曲為調以濫乎宮商三代以前未有也所謂周之文後世襲之而靡不如是不能緣飾吏治想堯舜後生莫之易也五霸假之吾不取其心而信其迹

彼猶惧曰天下将有談吾後者今日之覇則不顧名義矣世變也邵堯夫經世之斷以此○歐陽詢長沙臨湘人貌寢初倣王羲之書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為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邪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又疲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去其所嗜類此及子通因詢亡母徐教以父書惧其失業嘗遺錢使市父遺跡通亦刻意臨倣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人號大小歐陽休可毋亦賢哉卒能成子以繼夫○宋高宗策士曰治道本天天道本民府胡銓對云湯武聽民而興桀紂聽

天而亡今陛下察臣數十條皆實之天不聽於民此言
何謂曰天民一理肯聽天即是聽民而聽民正所以聽
天也○僉聽天之云猶云委於氣數之說云爾然亦未深
明一理之旨
禪子謂但可空諸所有（有指本來真性）不可實諸所無（無謂塵務紛擾）
（空實二字須細玩）○曾子從前諸聖積累說大學一書將聖經八條
目逐分為傳步步不離次過想夫子因他用工若涉乃
呼而示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而得一又何逐逐累功故
顏子只消一句克復便令下請事功遂成大○顏子克
復是猶火成丹曾子格致是猶木積斧○李容先以陰

爲親衛一日隋煬帝詔宇文述曰左仗下黑色小兒爲誰曰濮陽公李寬子密帝曰此兒顧眄不常無令入衛它日述語密曰君世系貴當以才學顯何事三衛間哉密大喜謝病去感厲讀書往緱氏從包愷蒲鸛來半誌漢書一帙牛角行且讀楊素逢於道問曰何書生勤如此密下拜素問所讀曰項羽傳因與語奇之後果大顯使密一戀親衛身且不測何能後望○天以氣為質雖風乘氣愈高而風愈剛地氣升遇風則爻卦曰天風逅逅者遇也地以質為質雖土至大而至厚氣降雷動則從復者来也卦曰地雷復從八卦乾兌離震從位下巽坎

艮坤巽居上有者其理確矣〇天見乎南而潛乎北在於六而餘於七〇南離午位也北坎子位也六七成數也〇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是陽隱於陰而在北也二生火天七成之是陽包乎陰而在南夏至一陰生至冬至是爲坎北之位然陰至此而極陰不可過有止而返之義故曰極於六然陽氣雖萌動陰猶隱之而未著故曰潛乎北冬至一陽生至夏至是爲離南之位然陽至此而得用故曰餘於七餘者積而用之義然陰氣雖已生陽猶乘之而光萬物故曰見乎南又曰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後而略其左右也人與天同前謂面後謂背知其前謂明外通也昧其後神光內

然也。喙謀也。左右互相為用之樞，故東西為造化出入之門，左右為吾人作用之關。〇孔子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命自湯武始也。聖人欲以正其始，故嚴於天人之際。中散薄殷周，蘇氏非湯武存，孔子豈不若二氏哉。為溢而後有降王，無亦啓後世志乎征伐定天下者如流，尚賴有若湯武爾，故聖人重言之。孔子曰泰伯其至德也已，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也已。以至德歸二聖，傷其終也，揖讓之風絕也。非泰文無以見舜之心。〇邵子曰人之為道當至於鬼神不能窺處為至矣。鬼神不能窺處，只一念不動。又曰思慮一萌，鬼神得而知之。

故君子不可不慎獨惟獨只是對越見著非恐人戒慎不覩也○晉傅弈深斥佛及觀弈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悟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傅弈青山白雲人也以醉死勅子不可學佛凡曰吾死當倮葬又注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學駁者為高識篇觀弈皆佛學豈盡佛而心仰之歟孔子親問老聃至商論六經不一述其言或曰欲以存聖學正脉○隋時重舉秀才天下不過十人當時杜正倫一門三秀才人共羨之秀才之名有自來矣○呂蒙正作相朝士獻一古鏡自言其能照二百里蒙正曰吾面不過楪子大安用照二百里哉照二百里鏡與郡千里馬

皆可爲玩物者戒○辛棄疾平生豪爽後謝枋得過其墓傍僧舍棄疾声大呼於堂上若鳴其不平自昏至三鼓不絶声枋得秉燭作文旦且祭之文成而声始息盖精氣爲物若此○人欲得幾分地位高㑹能幹得幾分事業出若汩汩名利中便爲名利壓了故有浴沂風雩氣象則三子之事功不言而舜禹之事功惟其有天下而不與者能之○近時崑陽子自說只一淡了受用盖淡則便得其性古詩玄酒味方淡堯夫曰玄酒可漓則是造化亦可漓也盖玄酒之淡是本性○迠音回

音日唐古文晝音進貨音綿交家音家學音鐵

武后作囗起字晝利也𠆢後不是家業問學刑云學

也䵶音勺人面黑㲃音收黑色俏音不齊也㑆也䟟音疾也
㓹音解也劘音魔劖也劗音古削也劚音閣削也劃音同也削音刻也彡音
毛飾畫文形音而須也彭音古文字彩音彩行彩也衫音山衫也彥音也彰音
也意不和也懃音懶惰也㥥音忽熱也懊音負傷也悊音利也惻音乞憂也
恩音洪恩字古惧悁音因和也恖字古惻悊音惻也悉音教也悛
音抽也意念音合也念音太文口音上聲口字古圄㒳音兩人于
㒳字古雲音劉又音匡眾音漿音殺音散也兩音鬆毛音呼
虎文據音大也螺音小黑赤故名蝀音無足蟲有足蟹音
合獸之出怪則口大肥兩首六尺四一身之下蠑
音出飛生鳥毛長三尺左右腳一頭數尺可長二食赤色似蝙蝠而長蠍音諸蝦蟆狀如蠶食蠁音文蠁

云知声虫　蜎音淵虫名巧　蠲音細　效音加渠也　奔音琫火兒　㞢古之字　丠古丘字

旋音萱箭也　紓音紉收術也　竹易　埴音盛也　頭音失又驚視貌　爽與同　夫音半行也並

衆音懷歸三義　後苞　𦧺音用知香　䀿音目　音供䍮　求音天日又也　文　雛音那以獸食

之明目　及音古　商音部出也　又　䜩　音七成守夜　壬之音訴也　音善　壬音人任

字　堅音乎　望音上　齊　塚音所出　蹈處　馬　垝音致　垸音　坑音坑也　埂音

彼音迭　撒音甲　散音　殺音理　敫細　皮　閣音門　蛇　闊音覽也　于　閣音

音超出馬　閭音門也　概　闊音閂　搏　閒　扢也音　蓋取也　摩　拆音手又　一掃

拼見　火　捻音手捻　聶　搁音　字　鮑音　恶　孟　炮音流　仰氣　留音作　想　令　徵

依　古髮　濟即　條字　𩯭音白髮　凱　䰅音須長列　䰍音髮長　備　鬠音　髮　鬃音上声

無髮　鬡音里　髮巷　髮音頭髮　夫　髹音黑漆　休　赤　鬆音以麻　杖婦人　彤音長髮　亦也

髿髿小髮 髯髮薄 鬑長髮 鬖髮垂而黑 醟酒依 醲酒厚 醆酒濁 醨薄酒可醱 醅酒未漉 醉飲而不醒 物者參 旦氣在非日升

在莊曰載荷蓋鼎 音鼎中所 音祈 又散發 縱 縱逆古嘯音撫不精明 無賴 狠戾 淡音

○一雀探食於庭從容有長生之計無常業之憂○一日所親謂余曰能火燒硃砂取水銀余嘆曰嗟乎是乃火盛砂飛而液散也今人謂夏季火旺腎衰液化爲水即此義又人身上精不固亦邪火盛故

嘉靖癸亥春正月十日

世宗謂閣臣徐階曰同官可增一員誰堪其任者階對曰

此官位高地近不專在有才須得平正謹貫乃不敢濵籍壊事上又曰今欲用洪可者備對不能知上曰汝以不知可為對但君知臣惟尭舜耳太祖為聖知之真而用之可若昨嵩乃我朝至於知此此官雖無相名實有相職廷推非道相必君擇古正理後世宫生之主不知人爲備對曰嵩之才儘足輔政其初皇上用之未嘗不是只因恃寵而驕官成而怠過聽其子而子之貪狠又特甚於人遂致上負聖恩耳昔尭用四凶後乃加放殛

太祖用李善長胡惟庸後乃以罪誅夫始也知其有才而

用之後則知其有罪而去之若此 皇上之於嵩賢矣
聖人之事與帝堯 太祖命微行 上又謂僧曰四
凶惟帝之類非堯 太祖不知其後不終慎也然堯為
聖人之首 太祖何事不知且如此後世內長一事不
知的姿可及萬一嵩罪非聽子乃縱之害國戕民焉俯
對曰大奸似忠大詐似信此知人之所以難然惟虛聽納則冰窮內極悉白有人以援之于前隱惡自有人以務之嵩從早有人言亦嘗得至如其之且哉故凡有言嵩以行加尚察事者而言核則行之其下矣者
事小則置之事大則亦薄其責而容之務以來天下之
言耳夫此法行則利在朝廷而不利在臣下否則臣下
受其利而不利歸朝廷矣 上嘉納之○閣參何悟其

因嘆曰前輩說的都是彼只從他說何交吾身上參悟方得客曰六虛為用何謂六虛曰六虛即六卦也除乾坤二卦是本体陰陽對待若兌離震巽坎艮各陰陽相參也故曰虛何謂真陰真陽乾是本來真陽坤是本来真陰乾一爻走入坤宮為坎坎中之一是真陽為男坤一爻走入乾宮為離離中之一為真陰為女此男女假言耳今云取坎填離使成乾坤二卦曰何謂順逆曰先時乾一爻走入坎坤一爻走入離是坎離交而生人故曰順則成凡此亦化育自然也吾修者取坎之真陽從離之真陰金闕上騰承火下降此天交泰可以合虛故

曰逆則成聖此亦聖人之寄言曰刑家所指夫婦媒合將吾身作何認曰木在東木能生火火乃能初弦之氣係南方離為性即吾身歸根不動處乃命也金在西金能生水水乃是初弦之氣屬北方坎為情即吾身成觸机念頭意也金本尅木以金之液生木中故云木亦戀金木頼金液離之則死只西東間隔全依戊巳為媒也因如何將戊巳以合性情曰戊土在坎宮主情情易動吾人須除妄想一念不動則戊土守巳土在離為性性本靜吾人只一念或定以上于靜則巳土孕君子止念調息世人所謂參求養砂者此也外此者謬也常人念妄情興世人所指鉛飛汞走者也實此者

旋也此說能得之亦脫離去處緣性怡情神彼老死於
若途而昏亂於易簀之際者不啻句直試為邪術豈虛
中樂善之速上世神中言紛難闊大約只此○天地功
用惟水火最大水作月神大能化神水有質而無體火
有形而無質○総事言理於人言心理準乎中故不可
太過不及心生乎性方其發處是天世謂屈原忠申生孝
爲過曾讀屈原傳及申生臨死之言二氏於君父之心
無強無偽即聖人之真心無與是也而過之者徒擾理
之有中以議而不識其心也孟子曰理悅我心苟心安
則理得二氏發心不合不說而議其本合於中哉若發

事為之不由於心便不當乎理昔冉子以粟五秉與子華孔子曰君子周急不繼富又伯高之喪孔氏之使者未至冉子乃以束帛乘馬為之代出孔子曰異哉使我不誠於伯高物所以副忠信也孔子時贈未至而冉子代為之出故孔子云然二氏皆蔽於任情所為乃失理耳人當深思之○染赤法絳赤色凡染絳一入曰縓音悛再入曰赬音稱三入曰纁朱則四入若以纁入黑則為紺深青染黑法緇黑色以纁入黑則為紺以紺入黑則為緅再入黑則為緇淮南子曰以涅染紺則黑於涅況更一入黑為緅乎○攝酒攝猶整也再用酒則更添益整撓而漸之凡鄭玄○陳孝婦早寡父母強之嫁彼曰妾聞寧載

於義而死不戕於地而生一戕字是殘戕於義是直身

雖死而生⊙慈烏[illegible]一升曰爵二升曰

觚三升曰觶四升曰角五升曰散[illegible]

竟日[illegible]○先正云無偏之偏無私之私如子路之欺亦然

竊謂推之於聖人孔子之過亦是也春秋之義爲尊者

諱爲親者諱亦是無偏之偏無私之私蓋太虛一落於

陰陽二氣便有箇衍伏人性一落於形骸情識便有箇

私之理惟一點性靈行太虛然純⊙脉[illegible]滑[illegible]

匕滑[illegible]肉滑[illegible]故曰羊肉滑[illegible]豕脛[illegible]

[illegible]又云滑魚[illegible]

音亡大徐字弋即也旁音催字林草莛音殺蠟草上音考及尖屑中不粹自翁清亦以夘裝

莜音揉嫣音於長反

楊文貞曰吳文正録三禮書亂為郡中吳澄所得遂掩為己作余近歲於鄉衛講仲熙家見壁所録初本注内有翔澄曰者皆改作先君曰翔澄按者改作愚謂用務盜其舊而書之其迹隱隱可見至後出禮八篇皆無所竄改竊謂文正三禮書欲後人知有古禮壁掩之不過欲假是以傳名蓋思見態亦然計亦跡隱隱粉迹猶料為文貞所洞明羅倫曰河南按察使何廷秀嘗言汴州劉有年永樂初守太平府嘗儀禮逸經十八篇逸經

唐初已亡宋元大儒皆未之見有年何從而得然迂謬之言非妄也可使豎亦如有年近靖亂後以其書署名上請豈不有凱於三禮

得丁後溪狀元年兄詩

花正瀛洲共屬綴何妨春色羨君榮冊埋禮樂緣天定紫閣絲綸轉羨孫我把浮名還宇宙君將大業墜崢嶸仙掛玉石難同趣瘠與長沙一賈生

恩榮宴罷香塵夜君占風雲第一行正喜廟廊培柱石偶聞冠冕失衣裳訓衡雨暗鳩鳴急淮海雲埋鶴去忙進望宮袍成夢冬不勝悲淚濕衫

夜閒僧懺

人對經前經對神心經還是念經人老僧熟口喃喃念

誰識當年面壁身

戊寅春展劉安人墓有感

傷恭十九載往冊竟何謀所病切伏床掛名子亦冊宜與

命毋言新被命于當亟所歡閣淚亭亭別分情明兩殁

琴堂七十日梧捲百年秋微祿歷三釜熒黃灰一丘送

終事極大未試分堪憐靡影飄蝴夢幽魂惜葛頭仰謀

靡有子王陵業以休賢矣寸心悲孝哉惱指流只合懷

丘壑聊以卒松楸霜露來後升光陰感更盡天空興自

邈隧閑毋還惚一滴欲何徹于声根不收惟兹歲月湫
井朽若馬牛屁拜狐來急恐招鹿尾鞜

渡江立候盧鹿泉

身理三分疾心懷百倍春待君分信使辭我想思人欲
渡湘流急停觀天際因及來乘野興歸去月初新

聞渡江人呼

隔岸聞声徧着耳同堂對語不関心一巡蝉息[illegible]山外

不謂形骸是主人

竹林中聞大聲

有客能驚犬無緣偶浴鷗此情隨景變爽碧自清修

江東秋興六首和韻

火流碧滅烟霞晚岸落殘黃橋柳秋渡口行人爭借問相傳路出古潭州

水中指點元旃取幾度閒秋寄時宜可借登臨問遺跡此江曾見古人來

漁溪夜里飽雲烟往際先生紆幾年風月不移瀟水綠一般光霽價吾天

平岸無端索寞城村居寂落晚烟輕隔湘忽憶柳司馬又聽舟師欸乃聲

江沫瀟湘眼底流古來兩斷幾千秋閒中爾物風烟傷

能了漁翁一夜愁

遷居新第貽子

居第初成燕語譏上堂前幽客托勤却嫌訓誡名言重

始信詩書福澤深綿安危餘必須選擇堂構可流芳

丈夫自分吾儕事莫把擔子作別門

訪張白山於三江舟中

君為非群玉君情係結金三吾存今覺百里我從熟閑

荷光施者還覺碩果心晉察低亞吾徒特重分陰知已

如斯度故人縉以泚王候可徵管寶逆襟風雨今

何事燕薇昔已流鷗言休則意樹亞貫竹藥催經鄉愁

物閒稱只求安淨坐靜了却得了不須住空洞府系

潭寒月影侵知君懷格調覓見酒相尋耳語之也

吞台山

為愛來君綠野秋茅齋將署挨西疇閒將易盡環中會

懶者鼓歌刪後求真道漁樵好向預知鶴鳥自鳴幽

偶於物外謝頭後笑傍湘江點客舟湘自三刪西以嶺湘

冬至飲觀秀樓

我意發挨適天心動勞真酒對三五啟詩若幾行交波

偕逆長與須操一壺因溜子前道晚个昔般尊人

偶坐見鶯

鶯穿修竹影人坐芳草身外於我真為適於物不相矜

閒步江秋

清閑不費愁如何又到江頭看逐波兩箇漁舟相傲釣

頃間容覆度寒鴉已真臨者忘情是忽瓷滿者傾耳過

身世不知何似者臨流瀟得醉顏和

倚江秋樹

遥望樹蒼蒼扶疎已透光看湘沉幹影風鳥宿枝荒逛

客方羈閑山人不肯忙閑來樹下坐拾葉滿吟箱

對雪視書

我有一架書誰知苦不[illegible]

佐亞谷梅庵祇將久春折何妨志意若還覺精神恍又見

簑笠翁寒江釣不數雖無映雪者應有尋梅谷侯襲

蔡城將軍戰袍血絶關塞外音頭悟寒中訣得句勝爲

春蕩腸中自熱憶昔臥冰子冰破身不裂援閣畏其真

效顰成何說對此盈處虎皮云何擬我有一架書知

書不知雪

再谷貞映蟾飲伊叔湘石茅亭

閒說東山勝頻將野興尋水田飛白鷺疏圃立蒼鴉泉

洞非苔谷山平顯氣迎路幽來達士境妙待佳人洞徑

穿林蔚入谷天地春貞須輸負領追償茨茅廬隱德循

心安高懷會甚有點翎存知已孰繫苦途君叔姬均堪
羨綵述郁相成相逃既已久未了此樽心塵想復何況
茹斷歲月逝不須開徑望乘興便相尋
仕進中人謟刺以乞權顯已低了幾分或權顯不答輒
快快然中重朋以丐權顯已低幾分及其權顯不還納
意然發使進撓楲戟胷中彼其心此者世一日苟取
美秩以嚇鄉里誇父母妻子為得計耳安分持已之士
生與共之同朋進與之同仕祇所存不與之同心彼亦自
高云不俗人不識然心則甚逸然百年身後則美官之
得不得不復見矣祇一青史書曰某也如此人不願效

之有子孫恥認爲祖不祀如彼人爭以爲則其子孫之
跡遠者且曰此吾祖則其辭矣或曰汝何迂也自近
後追知其他且圖生前一計耳曰只就賢者說若彼不
肖之心即孔子所謂無所不至也昔孔子作春秋亦只
是誅既死也人不畏青史又何必更有思量甚地作此
僅得富貴則倘○余曾疑朱文公註易爲卜筮書及觀
上陽子曰使其得師指授大明聖人易道必不固執爲
卜筮之書此亦公論○讀二典都俞吁咈之辭見君臣
相與以德而用其真願小務與鄉長臣下之什見君臣相
與以術而治於後然二典內曰帝疇曰禹稷契與許

燕臣曰君子曰嘉猷曰萬一無過祗是古道孟子執古
道所以有見僭之說〇後學頗知幾句文字切忌妄誇
前輩近見作詩序輒將李杜韓蘇晉魏盛唐晚唐以來
詩人低昂一番乃題美所作詩者作文集序亦將老莊
班馬韓柳諸家翻案評隲一番乃歸美所爲文者可前
輩自立機軸成一家彼各自一種地位縱後人才調恐
亦涉邯鄲西子之故智況此等序文終是貽臭自傷忠
厚切戒之〇宋子京多內寵嘗宴錦江偶微寒命取半
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至子京視之茫然恐有
[illegible]之嫌竟不敢服忍冷而歸子京只牽於愛行[illegible]

冷召孩不若○傾池綸詡楊燕夫登元進士仕至大夫洪武初應聘修史抵京僅百日遂謝病還雲間後臨華撰鄭金堂記援筆曰九華伯招我當往及逝聞空中有人歩旛聲又云燕夫之跡頗類陶靖節讀其買妾云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自有婦夜夜白頭吟百日引去所指微矣劉文成伯溫亦仕元又謝為伊呂之佐此與燕夫别例大義終難逃類矣○邵堯夫嘗自表林下一般閒富貴因觀宋并州有井泉寺亦幽勝寇準謫宿中經此酌泉誌壁而去丁謂竄朱崖又經此亦禮佛留題至天聖中范諷以殿中丞安撫湖外復至寺見二

相跡逵數父之因題曰平仲字泙酌泉方項繼謂之禮佛
繼南行晉繼下瞰湖路轉使高僧薪龍宗又宋陳執中
恭公當年六十九誕辰親識皆圖老人星為壽獨其姪
世脩獻泛舟遊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吳名
遂身退扁舟五湖恭公壯之遂上表致仕○客訊丹家
文武火答曰造化之氣惟火之功用最大火乃神之性
所以滋生萬物人身上祇一火以存神藏心鎮氣騰乃
是離宮真火念縱情放便為血氣邪火文武二字亦假
名總之祇在一念客曰又說箇消息何也曰閉息靜椎
兌交池潤此是眞陽動於坎宮此心如孫不絡萬神恭

皆聽命此是離中之真火非水火消息耶此時能勤勤內守使聲寂而意和氣勻而脉住所謂文火以修之也文謂文其火使得候不遲喜武謂武其火初得候不輕放大都此事只不生别念不矜情欲便了常有恁多說

○柳子厚曰儒者韓退之與余善嘗病余嗜浮屠浮屠誠有不可斥者往往與易論語合誠樂之其於性情奭然不與孔子異道退之好儒未能過揚子揚子之書於莊墨申韓皆有取焉退之所罪者其跡也曰髠而緇無夫婦父子不爲耕農蠶桑而活於人若是雖吾亦不樂也退之忿其外而遺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韞玉也吾之

所以嘗浮屠之言以此且凡爲其道者不愛官不爭能樂山水而嗜安閑者爲多吾病世之逐然唯印綬爲務以相軋也則舍是其焉從吾之好與浮屠遊以此竊謂彼氏所樂於有一般妙處不止山水閑安恐子厚猶隔一關捩若文公終輸了一箇忿字○宋王韶在熙河多殺伐晚學佛於善長老祖心一日問心曰昔未聞道罪障固多了今聞道矣罪障滅乎心曰今有人貧日負債及貴而遇債主其償乎否也韶曰必還心曰然雖聞道矣奈債主不相放耶韶怏然不怡未幾疽發惱而卒蓋人此心動處則應若韶者祇消債主不相放

一句遂中其毒（世所謂炎涼俗態若小人一炎便自有
炷天之禍王荊公力主新法先時沈括為兩浙察訪使
覘民心頭否括還盛言便荊公罷而吳充代相括肆言新
法不便以前後言詭背戾為蔡確所劾又鄧玉祥為武
岡知縣以實封秘逅叅上乞以天下之計専聽王安石
區畫凡有異於安石者雖大吏亦當屏黜表詞辨暢上
覽而異之以問荊公荊公言其縱横押闔而薄於行上
出其章以示荊公荊公恥為小人所爲力陳不可用服
去祥正炎人而反自涼也李師中平日議論忻荊公荊
公爲相遂作傾蔽中于舒州謂荊公先作舒耳荊公

性執拗若當時平和與之一商亦稍有中處顧在位者或炎而張之或激而成之遂成此禍此可為當事者之戒矣荊公兩及周濂溪門而先生竟拒之荊公發憤讀書第不審濂溪拒之何見豈識其人終不可語於道耶

○宋熙豐間程顥程頤倡道學于洛士人宗之以是科舉文字稍祖其說陳公輔詆之胡寅言其非紹興末葉謙亨上言向者朝論專尚程頤之學士有立說稍異者皆不在選前日大臣則陰佑王安石稍涉頤學一切擯棄程王之學時有所長皆有所短取其合于孔孟者皆可以為學也上曰趙鼎主程頤秦檜主王安石誠為偏

曲有司自今勿拘一字之說務求至當之論辯訓今日
論孟學庸詩易主朱註書主蔡沈春秋主胡安國有一
失旨正猶宋人不在選之說然道理無窮執着他想恐
令人拈開見重標稱麥人觀場無復更求道理所謂務
求至當今何如○范蜀公文忠將薨前數日眉皆變蒼黑
眉目郁然如畫蘇東坡云公平生虛心養氣數盡神往
而血氣不衰其他必不與萬物澌盡後孫范祖封一夕
夢文忠言我墓前石人石羊石虎長短大小皆踰制如
我官未應得此汝可亟易之祖封留而忘之久之墳寺
僧報一夜忽大雷擊石人一折其首一斷其足為二乃

始爲偶漏告親舊以爲云文忠爲臥許下元祐初屢詔不起其最後表云六十三而求去蓋不待年七十五而復來謎云中理朝廷從之人以爲美談○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蔣夫論曰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物固有以醜治好以賤治貴者君子遇小人甚是動心忍性處○按茶經茶之名五一曰茶二曰檟爾雅曰檟苦荼三曰蔎音設四曰茗五曰荈音喘爾雅注早採者爲荼晚採者爲茗荈蜀人呼苦荼文獻通考謂唐陸羽著茶經三篇備至常伯熊因羽論廣潤色茶之功遂尚茶成風及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乃[illegible]古茶[illegible]未[illegible]茶始於唐貞元間然其起于神農

食經謂茶茗久服令人有力悅志是漢帝已有之不啻吳之韋曜晉之陸納亦矣唐書載常魯使西番人烹茶帳中詭曰所謂茶能滌煩療渴番人曰我亦有之因出茶指之曰此壽州者此顧渚者此蘄門者蓋市馬或自唐家也又廣州記有曰皋廬者茗之別名葉大而澁今俗呼為苦丁茶即此○絳帖跋有云心能轉腕手能轉筆書字便如人意古人工書無他異但能用筆耳元豊八年五月戊申趙正夫出此書於平原官舍黃庭堅觀而述之因錄以見運筆在心之義○程師孟知洪州於府中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題于石曰每日更

忙須一到夜深常是點燈來李元禮見而笑之此無乃是登溷詩及觀邵堯夫詩能休塵境爲真境未了僧家是俗家見道者能心性上休了塵境乃適真○桑悅字民懌以狂終嘗以孟子自許目韓愈文爲小兒自稱曰江南才子敘孟子自云此之謂大丈夫而悅悅者則曰小丈夫然悅自稱近悖悖耶輕折長沙適契孟子之浩然不若是○玉生於山本珍也珍之而用於世則必彫其形珠生於淵本貴也貴之而用於世則必穿其孔故聖門言惡夫巧文恥乎史孟子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末世機械作[illegible]文害以人[illegible]亂其源而異流[illegible]

濯纓而浴者其後忘其浴分之邪哉而分哉豈花殊觀

而實判品遂忘其根矣從此路從逍遙感長沙公嘆曰昭

穆既遠已為鄰人有感哉○鄉黨一篇只形容得聖人不

踰矩處亦難說出聖人從心本領處○

止觀法治病方

宋崇秩以廢士特除諮議爲侍御因失意遂謁告月餘

未有詔起遣其妓夾入禁中令探消息為學士楊繪所

吡有甚官款言其私出禁中狀秩大恐遂以病還汝陰

初卒卒之日紅暈若心疾然者又王文康公病淋有發

不瘥一日拜樞密副使疾因除及罷病復作或戲之曰

欲治淋疾惟用一味榧齊煎使酒又捣金華詢久爲侍從急於遷官晚年多病在參政中立戲之曰公欲安惟服一清凉散即愈蓋兩府任京謂張青蓋也治病在治心觀此可知實則智人論因得止觀二種方爲治病之要止字即定義觀字即慧義何謂止言安心正在病處也心是一身之主譬如王者有所至處則群賊迸散今臍下一寸禪氏名優陀那仙家名丹田若能止心於間行住坐臥守此不散經久即多有所治又人往往以四大不調故多疾此由心識上緣故也若安心在下四大自然調適且憶想不作息心和悅衆病消矣此止字方何謂觀言觀心

想用六種氣也六種氣一吹二呼三嘻四呵五嘘六呬此六種息皆於唇口之中想心方便想想心即念頭運轉側而作綿微而用綿字即老子綿綿若存也微字謂六息皆無聲雖己亦不自聞須曰心配屬呵腎屬吹脾呼肺呬聖皆知肝臟熱來嘘字至三焦熱處但言嘻因契止觀六義皆治心妙訣故晉

○謝無逸詩云淵明從遠公了此一大事下視區中賢略不可人意及闗圭山云欲驗臨終受生自在不自在但驗尋常行心塵境自由不自由二六時中當省察去自由不自由自在不自在只此十字便了大事紫際處觀慧遠持律精苦乃招致一時名流結白蓮社命靖

節獨與遠公雅素爲方外交不預蓮社列遠公右欽埼節風聚邀入社而靖節謝之又或仰樵蘇田父班荊道舊一日至遠公門聞鐘聲不覺顰容遂還寫法眼禪師睟參示衆云今夜鐘鳴復來有何事若是陶淵明攢眉邦田夫可謂深造淵明之趣者只此便是自由心印

○客談誠者物之終始句止以氣言實有是氣謂之誠言氣則理在理氣離不得朱晦翁註陰陽合散無非實者理精若謂實理所爲數句終是令人疑周濂溪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亦只是說氣而理在其中各圖理自不容說只說箇動靜陰陽便是物之終始

○曲消

崔清獻文忠公初見希夷先生希夷許其風骨謂可以學仙引之同訪白閣道者希夷問道者如何道者梓頭曰南菴也位極人臣耳文忠云旣南菴之說後作轉運使過終南山訪知南菴所在因往遊恍如平生所嘗經歷者遂得南菴示寂之日即其乖弧之旦始悟前身爲南菴云槪此則知羊叔子蘇東坡事果不盡誕妄哉○客曰子謂物之終始祇以氣言恐未穩當曰天地間化生只是箇氣耳孔子言道便說箇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言神便說箇陰陽不測之謂神蓋陰陽非氣也言氣便有箇主宰處是理○客曰朱子說吾儒萬理皆實釋氏

萬理皆空空字對實字實學術悠形迹曰吾儒只見得此理是箇實的釋氏只見本來是箇空虛的就那理字也無然吾儒所云實理亦是知而由之從何處執着且如冬溫夏凉亦只原有那孝之理遂發出来之類○陸象山曰邪正純雜係念慮又曰念慮之正不正在頃刻之間念慮之不正者頃刻而知之即可以正念慮之正者頃刻而失之即是不正這話頭與孟子雞鳴章同雞鳴時有何作為所謂孜孜者只一念耳孜孜之善即此便是舜孜孜之利即此便是跖此章固象山之說之意也然孜孜之善雖說便是舜故孟子又有擴而充之之

説渺一旦豁補亡之説參術似與此不同而謂孟子
浩然章則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是一句勿忘勿助長
也是一句下句是解上句實字義與小心翼翼昭事上
帝事字向正字與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正字同正行
是見而正之之意勿正心即老子勿求於心之説也蓋
象山明以勿助長解勿正心了祇欲歸于一念不生派
釋氏故當時議其禪○進士已見于周司明試場考述進士科
因之至武則天天授元年始有殿試蓋武后自詭文墨
故于殿陛間試士也先是以考功員外郎主試開元二
十四年員外郎李昂為舉人詆訶遂移貢舉於禮部侍

郎禮部選士自此始（本朝以禮部尚書知貢舉本此）侍郎親故移試考功謂之別頭（本朝有入簾試者其子弟或迴避謂之迴避不入場）開寶六年以李昉知貢舉下第人徐士廉等訴其取士不公上乃御講武殿覆試昉坐責自茲殿試遂為常開寶八年上覆試禮部所選合格舉人王式等於講武殿遂以王嗣宗為首而王式居第四自是御試始別為升降始有省試（今之會試）殿試之分省元（今之會元）狀元之別然則狀元之名固自王嗣宗始也（按嗣宗止授秦州司理參軍以公事抵知州路沖繫獄然則當時狀元授官亦未至如後從邢昺不禮于長官世未唯一叙定要略作為之說）○宋進人不授官開寶三年詔禮部貢士十五舉以上終場者具名以聞遂得

司馬浦等一百六人並賜本科出身特奏名恩例之始詔特恩進士○太平興國八年試進士始分三甲第一甲並知縣○乾德五年陶穀子邴登第上曰聞穀不能訓子邴安得登第命中書覆試之雍熙二年殿試有李昉呂蒙正之子上曰勢家不宜與孤寒競進罷之○宋朝人主重士如此○宋富弼謂省試有三長殿試有三短若曰禮部放榜則權歸有司臨軒唱第則恩出主上然歷代未聞天子親試始自唐武后此何足法必慮恩歸有司則宜使禮部次高下以奏而引諸殿庭唱名賜第則與殿試無異矣詔罷殿試後以言者旋復之後按致

堂胡氏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於大殿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事重矣貢士偃試尚同胥已精選而又試之殿廡其所先第名又從而升降之殆猶兒戲此正當文忠公請罷之其說甚當不謂當試入選七日中八斗人久試試分為甲第賜進士有品即授以官之○唐諸科取士而進士科獨重縉紳雖位極人臣而不由進士者終不為美其推重謂之白衣公卿文宗時鄭覃以經術位宰相深惡進士浮薄屢請罷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進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廢○三代取士之風兩漢猶有萬分之一語錄內云非有意稱明德者必身物為之祈焉又曰有明當世之務

昔先聖之術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illegible]士[illegible]公自貴之風兩漢後漸不然江陵項氏曰風俗之壞至此極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illegible]遂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illegible]驢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於典客者投其所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為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於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嗟乎風俗之弊至此極矣爵謂近世有謁拜貴顯為壯文者自判曰嬪男有結交貴顯僕從者刺稱侍教生亦可哀矣嚮因

記因撥[illegible]公器仁士任縣[illegible]李士書[illegible]宰[illegible]找[illegible]十數閱身歲過[illegible]七人大外道謙必詢其所[illegible]遂集之今日

狂狷拜如此者使為此者未嘗以位號聽人如过
不狷狷之則裘回名號於師林中可謂上求和下下
識古風○四裔考謂遼國有一種蕃俗爭訟不決令其
人挼之曲者發狂直者無恙○蘇軾曰自漢以來道術
不出於孔氏而亂天下者多竊聖明秦以周官而二世莽
以田井而身死夫周官井田非孔氏之道術耶自五伯
假之以來世因假孔氏道術而用之不當所以亂也曰
晉以老莊敗梁以佛亡竊謂老莊非能敗晉佛非能亡
梁也若宋當程朱表明六經上以進講下以取士何以
有南渡乎非六經禍宋也堯舜禹湯命以位則天之
皆數可見國祚之興亡成敗有天存焉故關係不當

吾道之正則可以是而咎其國之敗亡則不可○克欲其滅又須不滅克滅者求心欲其生又須不生心生者賊○聖人陽欲其長長須養之以容故曰亢龍有悔退養也陰欲其消消當制之於始故曰履霜堅冰至防漸也是以在君子知幾識小人宜早

性吟

性字從心孰主張細將此意入商量誠明會處源頭活仁義于中耳目光體用不分分體用陰陽無始始陰陽盡心知性知天處始悟前人命字長

中秋登鎮邢樓望月有感

昨夜江樓望秋月却憐秋月夕嬋娟誰繇一誤今別離

寒宵消光幾萬年

漢高祖因家令言尊其父曰太上皇顏師古曰不預治國故不稱帝又因

秦制自稱曰帝稱母皇太后祖母曰太皇太后正宮曰皇后皆百世仍之魏戲文帝希玄欲禪位于子子幼冲猶涉萬機因上號曰太上皇帝其稱帝明其猶統天下也

○古有納言之道則下有直臣范諷在宋仁宗朝不以直聞然遇好術御人人爭做好事故范諷知開封府一富民自陳為子娶婦已三月矣禁中忽召入今半月無消息諷曰實有此事可只在此等候諷即乞對具以民

狀聞且曰陛下不逆[illegible]取之何以
示天下仁宗曰近聞進一女[illegible]已放稍未見諷曰乞
於穢前文[illegible]此女歸府面授許者免為近習所故而怨
謗歸陛下仁宗遂降旨與之蓋諷止一時之直賴仁宗納
諫之量以成之○周濂溪論聖可學則曰無欲論思則
曰無思邪何嘗不言無邪而今獨斥佛氏何邪曰吾儒
言無則自無而詳說之以至於有其所說者皆所云形
而下者謂之器是也佛氏言無則又自無而深說之以
及於無之無作為隱僻令人誑悟故可議其為荒若深
求之理本無也孔子曰不可使知之豈不是至無之謂

○周子曰無思本也無思是心之本朱子所謂神所謂神也易言從容孔宗明從亦思便失其思通用也一有所思即通其微乃無思之本之用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常思不通許行之夫者艮其背背不見也入身背所不可見止於不見之處貴深也太玄經曰齋心于淵神不外也可以作聖靜而止止不為也既止則寂然虛而通公而溥無作為矣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止字有淵深之象止道之也深字最宜玩易艮之文曰艮止發字其有思亞○本朝取士科試三場頭場試論語學庸凡三題所專經四題是場最重有司持為取去秀才窓下苦心只將經書依宋儒註釋為對股文字熟便可取第此外不復探討且譬他精不少波曰非哈貴緊捷第二場論一詔誥表止作一題律五判二場策五問

主司不甚重之故士子祇勦襲坊刻罔有依據可尋
觀朱自荊公三經義出士子資為捷徑非徒不觀史而
於所習經外九他經諸子不復讀之元豐初有一舉人
試卷有云古有虞舜何代人不知何代人當時傳笑又定陵
時省試舉子於簾前上請曰堯舜是一事是兩事皆可
怪者今日五策可觀經濟淡略五判可練律論可觀造
詣經書問以大義不專記誦不被話作股子可以觀所
得如此者竟於士心如何○人生一代自為一代之人
品孟子謂誦其詩讀其書而不知其人則必論其世是
謂尚友亦不在禁舉授符謂之固宋朱升嘗嘆其時空脯

必曰伊周儒學藝論之臣必曰蕭曹將帥必曰方召牧守必曰龔黃不知起于何人又謂丈人太父交之稱近歲之俗不問行輩住尚泛相稱必曰丈不知起自何人而舉世從之至儕類猶稱則又兄以其姪曰某丈其丈稱謂今日又不然矣謂稱中葉余猶見父執輩相呼以字逮余知取友時年輩猶呼字而號亦間稱自余發第後則聞稱未除號今無稱止呼號而於與字若然無從矣繼又止呼號一箇字而加以某翁雖在年齒高輩而卑幼顯達皆呼以號翁其覆至此甚欲全是一種謟詐可以見人心今昔之別自冠禮消而名字一覽名字下亞

注其字并書識焉以存存字云〇客談吾儒於心說兩箇如道心惟微人心惟危是也禅氏祇說一箇心曰緫持吾儒於性說兩箇如云義理之性氣質之性是也禅氏祇說一箇性曰圓覺答曰原來只一箇人有是氣質然后義理有安頓處學者於變化氣質處便豢理見人心緫有知覺運用非人心則道心於何處看見之但有所主處便是道心〇念是心覺是性心有幾發周子曰幾善惡是也心反之則性存推而之則情見故曰心統性情性是主宰虛而至靈是謂之神而心為之舍性常寂常照不滅心有生滅故學莫先於止念須了不貳只不遷夫

子嘆其好學蓋念頭功夫〇伏羲書契祇仰觀俯察而置之想只是箇畫至六書字義所謂古文後世鮮識之籀李程邈之徒而字体篆變蓋至於音韻出遂氾濫矣如切韻尤非漢字自西漢流入中土今又以切韻讀六經書恐未必一一盡契當時語音也鄭樵論華梵書有曰梵書左旋其勢向右華書右旋其勢向左華以正錯成文梵以偏纏成体華則一字該一音梵則一字或貫數音華以直相隨梵以横相綴文獻通考曰西方胡書皆横行不直下其書用反華之讀別声故就声而借梵之讀別音故仰音而借又謂梵人別音故在音不在

字而有無字之音所謂以音通華人以字不在音所以三重有考文爲梵則音有妙義而字無文彩華則字有變通而音無錙銖梵人長於音所得從聞入故曰此方真教體清淨在音聞我昔三菩提盡從聞中入因有目根功德少耳根功德多之說華人長於文所得從見入故天下以識字爲貴而不識字爲賤忠恕之論若此字之妙用大道之秘盡泄若吼哭之說不誣也〇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只一句書皆出乎思一人之口今標尊德性爲一門而指之曰禪標道學問爲一門而措之曰俗夫以一人之心而發爲一言豈以句話截作

兩門學術耶皆好辯者之誇也竊謂道理在天地間固原無所謂陸象山亦無所謂朱元晦只從尊德性而道問學作一句理會便了○歐陽永叔謂教人性非所先既不識性又從何處闢佛當時作本論亦從何處探索去○客談天命之謂性章曰道雖在人身上看蓋天地萬物之道備於我而為性性其原之天而修之人乎天如何命祇緣太極有動靜動靜生五行理乘氣流形以生萬物萬物之立命處其生生者理其其虛而靈者神不謂性乎率性率字猶云作用蓋心本知覺自發揮此心生理出來有體用有感應不待外求用之在我不謂道

乎孔子曰人能弘道是心[illegible]是修性人所謂心以
知性而道由此明存性以養性而道由此凝則化育由
我贊人極由我立不謂教乎註謂天以陰陽五行化生
萬物一以字似說造化劳了天地無心而成化註修品
節之也禮樂刑政之謂品節二字只能品節人之情使
不得任情太過不及若道有中正何須品節下文正是
脩道工夫吾目所不覩吾耳所不聞只是箇未應接時
此時心常惺惺一念不萌對越上帝這便是戒懼隱是
未露處微是未著將雖未發之處而念已動勿謂但吾所
見而人莫有見也雖未著之時而念已動勿謂但吾所

覩而人莫有顯也即詩莫見乎遴之意獨字對人言上文不覩不聞是我無見聞者此獨字是我一人見聞者慎字即戒惧之心不忘二節皆動而縱主乎靜此便是循道然性不可見亦驗之喜怒哀樂四者之情夫四者外感未至內應未動則藏於密者全具此理故謂之中發而各中其節無太過不及則遵然著見明顯者不拂此理故謂之和夫此中乃道從此出事事物物無不載也夫和則道從此率事事物物無不順也此正是道修而教由我立下文遂言位育要致謂推而用之也復有何功益中和既備特本而措之耳天地位焉謂天地我

得而位之也萬物各得其宜詳說者以位育之也蓋位育

乃其功用處如周公之周禮孔子之六經皆其中和之

致於位育者若以自然而言則淡於我無為而民自正

之說○補格致云人心之靈莫不有知既以知在內而天下

之物莫不有理又以理在外似分箇內外了只可謂人心之

靈莫不有理莫字毋云知字而吾心之理各具於物云○詩瞻

卬章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曰后妃宜配濟指下嬪宜謂

夫可指而婦不可指耶蓋上句婉以諷什下句直辭以

懲褒姒謂夫哲則當以之成城社稷之福也而吾君何

獨不然哲婦宜相其夫也以褒姒之哲恃寵為厲遂亂

天下貽社稷憂何傾城至此哉似不可分成敗死了〇乾卦純粹精也六爻皆取象龍龍神物也乾之用盡神時潛而潛時見而見時惕而惕時躍而躍時飛而飛時悔而悔理有終也不遠復也陽極於上巽以一陰畜之曰姤天之心不可見也人事悔則免吝聖人知進退存亡不至於悔然文王羑里孔子微服亦天之心不可見也坤上六龍戰于野陽戰乎陰也陰極陽生微陽將長以脅陰故曰戰書稱大戰于甘尊君抑臣尊陽抑陰也其血玄黃剝復之象〇昭公二十九年冬十月鄆潰潰者民可收拾之義君子太康因民弗忍潰于河書潰渙見昭公失民之因〇成公十五年三

月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成齊國佐邾人同盟於戚執曹伯歸於京師盟于戚而曹伯同則成共為惡矣殺嫡以此之義乎歸諸所去之義執曹伯歸于京師周天子不能討也春秋不以討於諸侯書執以罪負芻書歸以啓閒王蓋晉厲公將占乎文公之勳故客曰負芻殺太子自立太子因之畏聖人得為譽之曰諸侯不即討也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討伐隱盟一会成書曹伯志微也伐于其諸討何微一負芻曹伯歸自京師六年是成為神伯也○春晉侯使韓起來聘夏叔弓如晉昭公二年起入魯而知周禮亏識聘而致知禮之讚侃見魯君之好又見易使之光春秋直書而美其二子皆名得狀道也○曾子只一箇格物致知知既致使如聯翩所謂全體大用無不明也憑他去誠意正心脩身又何工夫可言只誠意一關乃是一念動處善惡從此判須下

死工夫毋得自欺激得此關徒有箇全體呈露大用顯
行的氣象所以曾子便說箇心廣體胖心廣應下正心
體胖應下身脩答曰正心脩身二傳又各指出箇忿懥
恐懼說愛惡於諸類者何耶曰致知了見得箇不正的景
象有此等忿懥不脩的景象有此等親愛特指出以示
人耳非既知之不能知也答曰應翁又添箇察之敬在
之何也曰聖人便從容中道若常人到應接間須省察
一番而主以敬若平日無格致功夫亦幹不來○學而
時習章曰此學是可與適道也苟不知所往啞死去效
先覺所爲祇是學求依樣畫葫蘆說蓋云學所以進

吾心之理也人能知學術其所貴之方數其進修之實無廢時無怠功則心之向道愈切而理之契心愈熟故悅朱註下文云習謂熟之於己可玩學雖以求吾心之理而亦天下人心之同然者驗之於人而朋自遠來則人皆信吾之學在是而吾之情可以逆諸人人故樂理雖天下人心之同然而氣習之偏亦有不盡然者驗之所遇而人不知果能自信吾之學在是而心無尤悔則其德已成故曰君子〇答談無妄卦名曰乾上震下為無妄蓋天地否陰陽不交也乾上一爻走入坤宮為坎乃真陽也坎水位北方之卦真陽一動變而為震震東方

未乃資生之始又為其畜復蓋陰畜於陽畜極而通生
生也易曰萬物資始之謂也无妄六爻惟初爻之動最
真無念無為象曰剛自外來而主於內味一主字其至
矣乎象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物與二字至妙至妙者
也不失其所與者是謂合天故繫辭曰繼之者善也成
之者性也客曰六二以上便言吉凶何也曰自此後便
彼意了如六二不耕穫不菑畬二不字最宜玩只是理
人無意蓋事理固然而聖人則順為之而無情若云不
夫耕田而穫便是妄邑人之災即是无妄之災如聖人
言不逆詐不億不信而欲之詐不信則矣我一動了念頭

而逆而僨亦是詐了故行人得牛則邑人失牛而為災邑人之災只是動念聖人於九五而曰可貞无咎其聖功矣乎勿藥有喜周公所以居東也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何有眚如兵諫刖股不得忠孝祗緣滴有意為善○成公十有三年春晉使郤錡來乞師乞師冤也秦背成晉伐之詞不請于天子天子不假乎諸侯書之以罪之三月公如京師非以朝周也客曰何以知其朝周曰下書自京師遂伐秦是特假道于周耳客曰何以不言如京師□□伐秦示諸侯貴知有周也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人滕人伐秦成公忘秦之稱役晉以報之孤宗則是伐也公貪實會之○悅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此顏斶語也齊宣王謂斶曰願先生與

窮人遊眾料曰玉生於山制則毀焉非不貴也然大璞不完士生鄙野選而祿焉則不貴也而形神不全歎傾

得蛇食云云清淨以自娛加是矣歸反於璞則終〇纏身不辱蔡邕釋誨云顏歜抱璞抱守以反平可既

貫伯重古者書契編竹爲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紙漢和帝時蔡倫以爲不便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爲紙元興元年奏上之至今爲用然古有名以上書於方百名以下書於策布在方策孔子猶然何見

聖人亦難盡制⊖孔子欲與接輿文人[illegible]言豈能邀引他出來

接輿之殆而幾於有文人之止宿幾於禮其見亦卑視

他趨而避至則行亦是他定見不轉頭答曰孔子如何

只要與他說話曰聖人只是明己之志如云天下有道

丘不與易正欲他所以汲汲欲行之心因思兩漢有二代遺風烈皆正二若光武聞其呼人之說而嘆曰此隱者也所用之二老尋去竟不知何人豈亦接輿丈人者流歟

探玉章第一

嘗謂真氣養性真性澄真靈便可以合太虛故雷出地奮豫乃真氣也血氣者秖為形骸所驅如役于耳目之類地雷復復屬是真性其性不動張子曰性性為能存神地天泰臨泰乃洽于天靈真靈非神識也孔子曰不億詐不逆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客曰人應接許多變幻機詐亦是邪真靈發見否答曰非也心本虛乃能靈此謂真靈一有情念衡於內便不虛了其變幻機詐乃是神識魂魄之靈非真靈也惟聖至虛至靈便是不億不

逆而先覺所以謂之無念有覺無念是性不動有覺是真靈學者須要識真升之聖教則此之進修須致前極虛有息無念有覺無思觸之郎顯而不空空如老子谷神章乃識真陽聖教乃在念動處無私念無作為嬰兒呈露稍涉去便不是如孟子乍見章乃識真陽二者一以貫之客於言下有省採以自王故名採王章

致龜章第二

客曰將惡乎託曰龜乃所託也客曰惡乎託諸致龜曰龜之息能以自生既其不生也而靈蓋顯遇惡則食伯五行則應蓋不生者乃其所自生者也而靈之顯者乃

此息者也故曰玉毀則玷色毀則下矣以玉擬吾身而以色擬吾身之寶吾身之寶一點存其靈是也存其靈者性不動也凝凝蠢蠢之衆情擾性滅老死朽腐尚奚靈爲哉造人生而能息伏氣以浴神也老而歸虛遊神以假息也所謂致色者以致而靈其神全也故視之不見而接之似有視聽之不聞而聽之似能對迹之無踪而又體物不遺只此神之自顯耳豈有生滅哉今下者念祝必曰如文王孔子邵堯夫程明道伊川諸先生只此神不滅自有應者不然致色何以效之下

呼吸章第二

客談呼吸答曰人初精血妙凝日月具而胎成有胞以包其形手足拳曲會一臍於以通氣承母母呼亦呼母吸亦吸以受先天之氣此臍醫家謂之生門後有一竅户相對所以樞會關闔也有任脉起於會陰穴直至囟縫為陰海督脉起於長強穴亦直至囟縫為陽海此陰陽五行之真液皆會此焉真人藏之以結於丹田所謂樂物者也此二脉以氣自然上升有液可津但人念重動躁而漸失之耳客曰胎息如何答曰即此也既結臍管承母呼吸滋有任脉督脉以非真陰真陽之液時則炁全閉固雖無久照納氣吞在穴以養元形迨其氣足神至

以心為舍以虛靈為樞視而非其目聽而非其耳
妙應而非其手足彼氏謂之本來面目吾聖人曰道心
惟微孟子曰天性者是也月足忽然動胞折捫聲破洪
濛也離母胎形呼吸沉於臍升降乎華蓋而遊息乎天
根故一呼一吸皆在於我與造化通是謂後天之氣如
魚游於水而忘於水也呼吸二字皆入之義不可錯認
分為出入吸是受天地之氣而吸之以入而亟有餘呼
是承吸之有餘而返之以虛而吞其餘蓋呼吸雖在臍
而一呼一吸則有所乘之機非形骸所能有死生只此
而已老子曰玄牝之門天地之根

浴氣章第四

客曰氣甚乎浴答曰[illegible]謂浴義乎氣升降不息而為呼吸故其呼吸于氣猶浴於水也丹家目為周天火候呼吸不調則氣失其度孟子曰毋暴其氣是也參同脈氣伏氣之說似可商量脈氣是降服之不血氣用事猶未見本領惟伏字最妙蓋伏者深潛厚積之意以呼吸從於根帶生而不生不生而生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易曰初九潛龍勿用是也即今三伏之云者蓋夏火近秋金正萬物欲翕以資闢之會火本克金而夏又火旺金非火不鍊故遇庚則伏焉謂之曰伏則土遇火而愈

實金藏土而益精故假土以為金之身託火以為土之母故萬物之得滋息乎氣在此會也反之吾身亦猶是也

動靜章第五

客曰動靜分明是兩箇字將何如看答曰本體原無動無靜若指靜是本體是個寂滅的物件了若分箇靜是本體之體動是本體之用尤偏枯了今思來只無動無靜之中生來箇一動一靜也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便說箇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可以識動靜矣所以宋儒有理斯有氣一言最佳蓋天地間離不得箇氣動

靜氣也一動一靜者氣之化也知氣之氣則知所以伏氣知所以伏氣則知所以治氣

訊靜章第六

客曰既說箇動靜又恐不訊靜者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今人聞箇靜便去在說個靜往往不深透本原正是遶塔說相輪耳語靜性便可以語靜所以然無動無靜而生來一動一靜彼氏云不生不滅以上又何言靜學者須自得故以氣靜名靜之帝出乎震何者出一靈便出而所將[illegible]一人須會得這靜便有個商量而本原透矣

中間一節也

客曰有此形骸是吾面目彼如何又說個本來面目不已謬耶答曰誠謬甚矣朋友之身上細思亦似難作佗家也邵堯夫詩云若未通天地焉能了死生向其間一事須是自誠明今此一事非與客大一個關不及也人身精氣神具焉心藏神而肺爲華盖承清氣也神是存于不測處常而不動此謂之性（吾儒指性曰理 他指性曰神）精之靈爲魄藏於膽氣之靈爲魂藏于脾此靈乃神識非元神也由血氣所發人機械變詐可方謀慮皆此靈所爲用此之謂情亦能役于耳以爲聽役于目以爲視役于手足

以為動作其魂魄之靈且托乎外軀雖不出其殼而為之意以情滅性名曰仙氣用事非德性用事也將本來面目瞞以斷滅不靈乃若能視能聽能運用能應物而其性不離此正吾之元神為主者都不是本來面目耶觀孔子告顏回以非禮勿視聽言動似是於今人耳目手足外而求一個視聽言動之合於禮者都不為了本來面目耶書言道心惟微本來面目也人心惟危乃魂魄之靈爰曰人一身耳汝何析之言曰人同天地天地清濁既判清者上浮愈浮愈高惟氣而已五行皆以氣為質無寒暑無日月以神為運以神通為用莊子曰

上神乘光是也不猶人心肺而神舍之在一膜之上耶濁者下沉愈沉愈結遂凝而爲質五行皆用其質而氣乘之有生化有感應蓋神寓乎氣而變化者也邵堯夫曰天以氣爲質以神爲神地以質爲質以氣爲神遂截言乎聖人以神載魄雖其血氣所應者亦是神應而故孟子謂之踐形謂之小者勿能奪也衆人氣昏一任魂魄之用孟子曰庶民去之是也客曰得君此所關係將識其所本來者而求其可以爲成人

返還章第八

返還何義曰七返九還前輩說之詳矣七返者從七火

將孕之以返於九金也故曰返本九還者從九金結之以還於十土也故曰還元余今特詳其理粗述用工云爾試言返還觀之造化當夏火秋金之會金須火鍊火須克金賴土旺以承之故有生有克有嗣續然後畜此金液隨子而往以藉來春之生意盖造化之生氣在春以其生氣合冬藏之精伏夏之火鍊所以為造化之丹此造化之返還也春主仁夏主禮秋主義冬主智聖門之心法亦在禮義之交故克己以復禮禮復以集義然後藏於智而為仁成仁猶所說成丹不同返還之旨耶人身坎中之陽即兌中真金走入也故曰水中金以坎

之戊土陰不能掩剛此其金又向木不生了木生爲真汞真
汞者先天真一之氣即真火也向離宮孕而爲砂故金
之液入坎宮則名鉛汞之氣入離宮則名砂乃其真矣
先天之氣渾沌未判人在胎之息承母以受生者以任
督二脈呼吸結而成精五行之氣備矣當其出胎一四
落於後天氣以成形生而爲人一呼一吸然其真氣備
恍恍惚惚靈明不息隱隱於神宮神宮即離宮也火候
在此老子谷神章啟竅者水火是鉛汞相傳之舍金
土是結丹之所金木是精氣之性情若用工先須靜存
使其虛而不留則火自盛而心虛心虛則神居使其靜

而不動則水自然而貫坎坎貫則精生神木至華池即化金也是真氣之至以合坎宮之陰精使能真火勃勃無隙無妄以養此真汞而為砂迨其伏氣之真托土生金以居西方之故位則昔之吐納而為汞者復於故位而金液還丹矣以此丹成生生不息故曰金來歸性到此則一念不生而常清淨萬緣俱寂而常靜常清靜是亦學者之誠意聖人之無意可以出神而合虛故所謂金身於固不輪迴也有是哉論其有來若是耳然守身不如守神悟性必須鍊性學者思之

世儒斥佛老以虛而無從聖教以實而有遂從之然
老專論神聖教專論理皆各外不得囿有無虛實也謂
佛老之神虛而無矣神之妙用又其虛無中之實有也
謂聖教之理實而有矣理之微妙又其實有中之虛無
也世儒不洞曉故斥虛無者不究其所以實有者實有
者不悟其所以虛無恐失之故遂者不必泥有無虛實
只以神理二字兩言之

作用章第十

作用二字何歸曰吾聖有聖人之作用彼氏有彼之作
用皆得自心中流出者有聖之作用自心之理生彼之作

用自心之神運其樂均也程子吟風弄月邵堯夫探春春不見原只在胸中非與生乎彼氏月到天心水到渠飢將吃飯倦時眠非神運乎須各各造詣自力

恬淡章第十一

惟恬故淡不恬不淡恬者自性之源淡者塵識之斷客曰紛紛執子孫愛田不得淡田業紛紛執其肥瘠則不得淡利祿曰須付家心中有得處乃能之鴨笑對人談亦是癡人前說夢又笑言耳堯舜有天下不以憂及子孫曾子敝衣而耕終日絃歌焉彼其自性固恬然也世人紛紛子孫愛田業慮利祿然身後田業在利祿後朝廷只

自性受亂了

聞見章第十二

聞見能擾人心亦能益人智心求通於聞見則聞見養其心以聞見入於心則心為聞見執舜之問察邇言孔子之聽滄浪彼豈其擾哉舜孔之心固自有聞見也聞見自足感于心耳曰上古交游必書籍罕從何得聞乎曰上古之時民既淳事亦簡嗜欲相攻亦稀其人靈竅未塞發根未汩故至人只從此靈竅了道堯舜以來人文漸盛情欲漸縱發源以蔽弊覆擾人遺言遂著明哲將如大道何哉聞見有自家

明辨章第十三

儒者曰釋氏修性不修命老子修命不修性聖人性命兼修曰竊疑之矣胎息受生之門在臍曰命神明常住之宅在心曰性命非性不生性非命不存老子之歸根者命也致虛極者性也釋氏之金仙者命也大覺者性也吾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自別有說惟一理為主則性盡矣命通於天心何嘗不清靜哉故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學者當明辨之

過師章第十四

求師不如過師遇師不如自得師孔子七十二徒過而

不過惟與點一日忽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蓋與點之心已遊乎天已達乎性命之源使及之顏子之愚則不役于耳目身口之形而視聽言動皆性命矣惜其未遇也遇師者必如顏子而可彼氏有人問道亦曰退於自心猛性處便了當

忘章第十五

汝何忘曰吾無忘也忘汝心而汝心無忘忘汝身而汝身猶動曰吾其死乎吾其生而不生乎非是矣將汝心思如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宜得不思而心已忘將汝身動如孔子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

庭不見其人安得不動而身已忘禪曰真空佛老希夷儒曰化忘之義顧不遠哉

樂章第十六

忘而樂乎抑樂而後忘乎曰吾無忘亦無樂而能自樂其樂也樂榮華者榮華得而樂之樂田產者田產得而樂之樂丘壑者丘壑得而樂之樂性命者性命得而樂之彼之自樂其樂非我忘也非人與也堯夫有詩云何事感人深求之無處尋而後得在里邊化不關心石裏時藏玉砂中廣得金分明難買賣須索入沉吟至哉樂乎

識章第十七

譏者譏之別名也因世之議而忽於聞道只是心不誠遂志不篤苟曰吾聞道則性於是命於是了死生於是又何以世譏為哉老子曰不笑不足以為道吾其勉之世有譏吾貪則吾不畏貨利有譏吾淫則吾不畏声色有譏吾僻則吾亦不畏奔競此其何也情迷也情迷若至不畏人譏吾迷於道矣以了吾性以了吾命以了吾死生矣以譏人為勉之惟恐其不得至為畏

聖章第十八

禅曰齊聖無聖老曰絕聖而吾儒曰希聖盡聖者盡人

之號者也其於聖有異旨何哉各有所持也二氏視聖
人於幻形之外而究所觀者神遊遂欲背其名吾儒謂
聖人乃踐形之極而究所止者理致故欲企而及之苟
不深辨乎此而加詆二氏焉則亦難服其心矣得聖之
趣殊故望聖之名稱判云尔

歸餘章第十九

禪氏之學餘於欲故善戒老子之學餘於積故善退吾
儒之學餘於德故善讓故聖人六十四卦而有謙卦天
道三百六十日而置閏月觀於天道聖人而了必者從
之矣精以息調氣以和調神以虛調一用其有餘余惧

夫精敗氣爽而神搖　十九章終

○孔子曰思無邪今鄭衛之詩是他人淫的讀詩是我警於淫也聖人錄詩本以垂戒非於字字句句只將聖人作戒的意思體認便有探湯汗背之畏惺惺然思反之正若以箋疏形容所淫則讀時已動了淫思聖人又不如刪去不令人讀也朱晦翁於風雨章則曰風雨晦冥是淫奔之時於東門章則謂墠阪識其所與淫者之居想下筆時豈不有所思而後能形容之切然不訓此義似於人無損令人知之似於人無益今一一發揮出來豈使後人復與前人踐迹也樂記曰鄭衛之音比於慢孔子

亦云鄭聲淫朱晦翁註二國詩為淫但未見所指者擬何書而漫曰淫詩想亦只是據樂記孔子之說況詩是道情者欲邪作情上去指作淫亦甚易然君子謹念慮之微尤當撥正○楚養由基善射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已養由基曰人皆善我而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射法左手如拒右手如附枝右手發矢[illegible]左手不知夫射柳葉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百中者也不息用其善[illegible]養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鉤矢鉤弱一發不中前功盡[illegible]其射之息近於莊子[illegible]似忠子[illegible]淡水之上莊子曰[illegible]

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是魚樂一句莊子欵撥動惠子機關惠子曰子

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

這句又迎其機而啓發之使悟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

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至此又與前問了莊子曰請循其本本字

在玩是那時發問源頭處發此各自得者子曰汝安知魚樂云者既已正是本

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知吾知之之知與知之濠上之知皆默識

者循其本在此莊惠之知近於辨此之所謂悟者庖丁為文惠君解牛善文惠

君曰譆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

道也進乎技矣因好道而進此技亦其悟處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

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

刃若新發於硎又曰雖然每至於族族謂牛之骨節相聚處吾見其難為指骨節難入刀處怵然為戒因難加敬而視為止行為遲動力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謂於礙處已解散如委地之土也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言了解牛而意得也善刀而藏之將刀好好收著也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知庖丁所以能養鋒則全生者猶是也知庖丁所以善藏刀則生生者猶是也其之息非患之知文惠君之聞其幾矣乎○懷德穢行漢書下世以之賁於丘園或貽之玷故丈人潔身不免亂倫之歎首陽殉節猶招柱下之疑賢者而欲求全不已迂乎○胎食習漱吞下氣而嚥之胎息習閉氣而吞之謂不以鼻口噓噏如在胎之中漢王真能[illegible]者哉○客問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

家將亡必有妖孽謂禎祥能興人歟則麟鳳亦何以不隆漢武謂妖孽能亡人歟則水旱仍何以不傷堯湯答曰非曰將者已然而未然之詞國家當興隆之會如明君良佐子孫之賢便是將興則天必應之以禎祥國家當敗亡之會如昏君佞臣子孫不肖便是將亡則天必應之以妖孽故曰人事作乎下天道應乎上至誠之前知亦先有此理而已所以又曰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蓋因其人之善則禎祥而先知其興因其人之不善則妖孽而先知其亡故三川震而知周亡亦以幽厲之不善也史屢書文景災異而卒知有富庶之風亦以

文景之恭儉也〇客談孟子道性善章答曰主君道堅文公興堯舜之治也孟子志在行王道非堯舜之道不陳文公為世子越國來見志可嘉矣故遂言及之戰國時不明性善可同堯舜故視堯舜為不可及孟子因與文公言性本善且曰吾之性即堯舜之性也故與之言必稱堯舜之治所以明堯舜之道於文公望以興道致治也文公素不聞性善之說祇熟五伯為可師畏堯舜難為故後來見孟子直示之曰子疑吾言謂堯舜之道不同於人耶性同則道同堯舜之道即吾之道無古今聖愚之異也顧在人為之而已為之一字有壯文公之

氣而激其志云則成跳一節皆其證堯舜之可為而望文公以以為無疑也其字便有不敢為之心亦若是見有當為之驗可師字見我有得為之才末節正是使文公有為盡堯舜有天下而其道以之治天下文公有一國而其道以之治一國使文公充其性善以行堯舜之道則將飛風動之美亦有不可以為善滕者皆忠文公無刻苦猛往之志故又以瞑眩之藥為喻○襄公二十七年夏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屈建蔡公孫歸生衛石惡陳孔奐鄭良霄許人曹人于宋秋七月辛巳豹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公而遂盟也諸侯服楚矣以微弱則楚爭晉先以楚則晉常在楚後此同為諸夏盟于楚

盂觀叔楚人衷甲圍其選哉向戌將善于文子子木畏弭兵而為此盟會他年桃徐子城三国此其乃覆盟之漸盟宋不詳諸大夫之名氏何略之也荆蛮漸強諸侯気怯在会大夫無一敢違者又何必再書

昭公

元年春叔孫豹會晉趙武楚公子圍齊國弱宋向戌衛齊惡陳公子招蔡公孫歸生鄭罕虎許人曹人于虢冬十有一月己酉楚子麇卒

麇圍殺之也会虢以尋宋盟志也觀其更曰共王之子圍為長偽赴諸侯諸侯且将聽為盟主而何能以責其為賊乎麇者不然顯圍為弑君逆也不著圍賊不忍以中夏諸侯而主盟于賊逆也中国至是無盟主矣春秋所以書楚

昭公四年夏楚子蔡侯陳侯鄭伯許男徐子滕子頓子胡子沈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會于申

前書麇卒此即書楚子使中国若不聞楚有弑君之悪者傷中国之微故隱忍以諱之存中国也楚始圖霸申之会晉人許之諸侯從之楚人執徐子　史記曰以恐其也

秋七月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胡子沈子淮夷伐吳執齊慶封殺之遂滅賴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頓子沈子徐人越人伐吳

慶封書國明其為賊也執殺與楚討賊也客曰前書伐吳今又会諸侯代之不幾忿乎而春秋大書何曰春秋義在明君臣之分深惡弑逆者齊以桓業且為山東尤華夏之望而慶封乃仍奔中国火沐浴之請乃荊蠻起朱方之師今吳與楚俱外也吳當賊而楚討賊乃棘楚麻之役吳尤不悔而在主盟者所亟亟也楚圖此役中國諸侯皆書爵書人益義在討逆與黨得附于方伯連帥之義而賴楚以成為中夏偉觀革矣聖人其大不得已而為任宥之思乎彼芊閽賊子味為周周共貪鄭田竟飢死餓人之野亦何足與桓公之業者是以春秋畧之

○宣公十六年夏成周宣榭火

左氏謂人火之也比火人火曰火宣榭樂器之所藏以宗廟為重故書以示不謹者以為毛召之應設遺燬而無此事又将何從

○客談王風十章答曰此平王時詩也周初衰

平王遷雒以避戎寇臣下史記謂齊晉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孟子曰王迹熄是也

之勞役夫婦之相離故形諸咏嘆而作也但二周有文

武之流風而地亦非江漢汝墳之比孔子録詩以存王

政故王風如采葛大車丘中三章或亂離之後有婦人

不得見其夫而思之之詞或亦淫奔也采葛蕭以興

女子之事婦人因亂夫不得見或游寓一所因采此

而動思見之切也大車之詩勤勸以為大夫能以刑政

治其私邑是矣竊謂近於淫欲既不能如二南之化民

為大夫者能以刑政規之使納于禮而無淫僻之舉乃

畏子不敢畏子不奔大夫以刑政禁斷于上而風俗

消于下文予一有要[illegible]許[illegible]然畏之而不敢動也蓋[illegible]則輿室一句承上不敢不奔來蓋謂女子既畏之如此豈能如其從碩而遂同室之情哉然終誓有欲既死而願同穴以指日者而此心之畏于生前而無敢妄行則俗亦良矣丘中之詩子嗟子國[illegible]劉以為男子之字或亦婦人稱其夫而字之蓋婦人不得見夫因感而謂丘中有麻而畱子嗟乎彼畱子嗟我則將其來而施施然不勝其愈悅矣丘中有麥而畱子國乎彼畱子國我則將其來而食之矣又思之曰丘中有李而畱子嗟子國者能貽我珮玖而繫我之思乎以此讀詩一以見王風之正

大一以見夫子録詩所以訓迹客曰是義當與子識之

○咸卦男下女陰先陽之義也艮背兌之上爻居中而氣上行兌得坤之上爻不陽動而情上溢故口山澤通氣一處字居多若了云谷神不死只一處耳此虛字最可玩天地感而萬物化生

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見矣天地惟虛故氣自行而萬物自然化生聖人惟虛故氣自行貌人心自然知天下之然心又何行于情也以感應之自然亦情也萬物無聖人而言萬物之情皆出自然一之明情之私乃形氣了人心非危是也故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若夫仁人能守常與天之三年不而六月隔而於是氣通於天地之虛成沉吉感之情又曰貞吉何思何慮自然之感應只一正非自然爲私繫詞曰天下何思何慮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客曰晉子又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通思神將與通之又何說也曰思之不正豈能通鬼神明了曰光思不通也思通用也便思而不通爲聖人此理也便見無貘腰介來翳以立秋日參默久此那以八月朔

作鉄奐為腰其俗謂曰腰身伏刻故稍留於為鑿削刀筆書簡古者記事簡冊在竹誤者以刀削除之故曰刀筆謂猶冷拜粘鐵中錚錚錚言微有剛利傭中佼佼佼好貌言凡庸之人猶勝也○相竿摩謂迫近俗言以事干人也並猶卑竿摩摩言其厭飾近天子音服古字○

孔融與禰衡跌蕩無儀檢放言云父之於子當有何親論其本意實為情欲發耳子之於母亦復奚為譬如寄物瓶中出則離矣為路粹所奏融棄市蓋此悖逆之言自當死而況噍論融不以貝刑委曲殞其生何哉毋貪也○

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傷之也胡氏謂簫韶九成鳳儀于庭雷史成經麟出于對然將以是為聖人慶乎非也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蓋孔子欲使其君以復文武之治而以其身與周公之禮樂也志不行而世益亂至此絕筆于獲麟孔子之心誠矣公羊

穀梁未盡也〇客談夫訛也非為人訛中心達於面目非杏為日

人如云恐人謂已不孝乃為亂狀之類言此訛非有所為面然也出外心發出家見乎而日征是一休易口天與無父是也就此夫親親以之仁民以之愛物皆從如此出其發處物此真知到罰推便有箇民便有箇物如何說得不無善等吝日云推至如此在他人見之則雜有不忍之心而其哀痛道物未至若此之甚答白此不逆斬翁何訊也盡此心得于天性一感皆其真處即是哀痛迫切不以至誠有於不以他人有故只在至愧便歸而捨之他人只是見時耳今所非為人訛而白非為他人見之而笑難為盡此訛隨禰皆其分別不得〇傅應禎江西安福人萬曆初以上疏戍所浙江廳旁至辛巳歲父殁協律遂雖文戍未一見匿官司概投一狀恐以難伍冒死也詢其祭文其祭文閏見君父至情可為戀重征不肯奔父喪者哭之其祭文云嗚呼子胥之忠欺不頭與為臣曾參之孝為孝孰不頭於其為子君父大倫古今並重臣子之道也孝為先缺一於出川不可近于天樂則[illegible]之之所[illegible]之有不肯[illegible]也須後思勤物勞當[illegible]之休[illegible]也及口[illegible]

訏謨亡悠誰蒙理則忠孝之外無忽詞□□并□之
受況也尋常者于閔語長也甚賓而闕之也熱之
此抑放而服之也恒一方而其求供提領斬尚然
有忠於往觀及鍋揚鄭第而張縉紗物也貽証益束
不下民微官西壺戢忠未盡誤記口舌爲忠餘曾不思
以道律其君上于天怒薄闕海資效徒定者賜子九
載不能供色蕉以承救抱病再更求者不能臆然定干
即以特疾生不改恭合不及觀折作于君文桌于親以
此爲臣則不以忠以孝爲則不辨孝而天之問謂髮不若以
數揉頌不見子以濟此張浮子錢終發撥長表不獻州
百以河抱樟于方一之一條眾鳴呼豈不肖之之抑豈
頭戢少範符閩之張期一訣術未可了來派物之仰恭
九加以從然計音四而非惟宗族鄉閩吠明心仰道
豢長者守土膺大夫厚不解娛長度具伏怒欲沂良以
栽子非則胃祭而無于非法欲物縈以守臣則无父
面恩於非情均之不容於名敎然則禁不過惡其身無
父則人心死而天理一亡欠心死不存身之爲安故
享賴其之臺以喪一坏之靈而今在諒其後則觀亦故
太山身軀鴻臣以吾父之遺体殉吾父于此兩下均
以阿辭諦男讀風有日之兒殆風擣此□物哭丹稽下

用廸光交鑿翟不躬之日天地界神共幽顯哀父哭行財氷欲求歆〇古人以升斗斛為

酒量右飲至數升又斗酒詩百又云賜上樽酒十斛叢

也樽字从木今有从缶古無也制也古以稻米一斗得

酒一斗為上樽稷米一斗為中樽粟米一斗為下樽是

酒分品制而人不敢僭非後世則濫觴矣〇諸婦諸婦諸

假帰共發光武與朱祐微時嘗在長安時嘗共買蜜合藥及祐帰上嘗幸第賜白蜜一石曰何如在長

安時共買蜜乎〇

二數云萬化本於究　生而生生者無生三才本於無始

而始始者無始此理[illegible]哉繫辭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

孔子逝者知斯夫不舍晝夜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

動而生陰靜[illegible]濟奕[illegible]又見行此理

[illegible]八丁丑[illegible]齊[illegible]元標是[illegible]以辨是非[illegible]上[illegible]踰倫正文

自深◯鄒元[illegible]

左都御史曾[illegible]書[illegible]因大淵[illegible]氏隱末周

因論御史曾[illegible]序陳三顏君[illegible]以紫綜常

言洸功廷杖謫成大是乃標已戰[illegible]氏令廷以戊行寄

書[illegible]氏家令廷[illegible]氏卒心非同戊進開首家之[illegible]標

行有詩云萬張[illegible]容謫遠荒[illegible]聖朝[illegible]有[illegible]三共

要斟[illegible]詩[illegible]望長楚客魚[illegible]有[illegible]次一下

馬[illegible]何妨[illegible]大[illegible]余

日[illegible]貴[illegible]不[illegible]氣[illegible]復[illegible]

好貪◯萬曆癸未之夏孟晴槻浴影風竹引觴者[illegible]相[illegible]坡人知

頹然遺世而淡忽一遠朋隱冠野服不剳姓名没而何

余曰若非朋適君邪今欲忏歎爲劇凡在座者非君客

邪惜哉君之拙墮矣借拙與君傲傲者何至是哉按六

經四書而談則孔孟不出洙泗史百家而談則班馬非時談元白李杜詩則誰若與談周程張朱學則誰若信退而閒一編可挹風雲適一放可了王侯不屬不談可旋宇宙吾將多行此耳而奚盈盈為余汗然拜曰聞欽矣子非好談也應時也不欲然而不得不然也鳴春之鳥鳴秋之蟬時其然而不自知其然也時且西輪不挽東白又乘生省已舉源舟有火客踪漸敗蒼蒼予涖泛乎萬頃乎歸虞奈於斯予契而默默然遂為[illegible]漫子述

喻涵閒談卷之五終

男興堃因梓于鎮祁樓僧舍

周易劄記五卷

明萬曆刊本　　仁和韓小亭藏書

三吾曾漢卿鄒休言

明祁陽人嘉靖乙未進士官至銅仁府知府是書後有萬曆庚辰之夏自跋於寸陰選遠閣

隆慶戊辰服不肖姓名設為問答劄論象理之數錯元方了科改為四卷後一卷題登元

集殆前兵下起元之處可未盡是男世應梓於鎮祁德佑合門至而屯邑郭氏藏

書之一每紀